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六

豫章　　　　弟　美文訂

仁和門人何　介石公夋較

銓選篇

帝王銓選

自古國家安危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黜陟爲政治之首。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所以致太平而發頌聲

也故四子列於唐典九官命於虞廷而萬世建官莅事之統具是矣當其時四岳九官十二牧二十有二人咸服在列中外有統而天工寅亮未始聞其更禹而明刑易皋陶而治水易稷而典禮易夔而敷教益名名一官各辨一職以盡其才而世守其業故上不致枉其才而下亦不致負其職用之者惟知明目達聰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位之崇卑爲輕重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究積之成否而不以事之勞逸爲美惡乃咎繇知人

官人之謨則又肅性術之變以收俊乂之用而三德六德所由宣嚴於邦家翕受敷施所白贊襄於有位豈非任官之極軌哉嗣是自夏而商迄於成周莫不廸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而禹以之籲俊則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而官與人相得君道從此而彤明湯以之丕釐則用三有宅克即宅稱三有俊克即俊而實與名相符功德從此而懋著文以之徹事則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而則攸兼於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此所克宅厥心以克立茲常事

司牧之人而克俊有德也。歟武王承之則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厥義德不敢替厥容德率謀從而所以立政惟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而已於是近而侍御內而都邑外而侯甸遠而夷微盧烝皆得其人周道所以日隆也迨周公相成王董正治官立六典建三百六十屬悉統於太宰而以馭群臣則有八柄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與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以作勸勉則有六敘

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
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
其情嘗其時斂數於司徒士造於樂正官辨於司馬
版掌於司士其始也掄材度德不遽進也司馬論進
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
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而官方無饑作之徑其既
也謹法馭柄不苟容也司士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
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
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而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

詔事以久奠食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而朝廷鮮冒濫之失至於小宰則月終以官府之敘受群吏之要大宰則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致其政事而詔王廢置天子則又以三年大計百官府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故其時官得其人能稱其職士不得懷餘力於心進亦不負兼官之責於君故衆正效能而萬幾理群賢豫附而泰階平胥是道也及周之衰用人不令而政亂小人各援其親黨以相左右而君子遐棄甚者役使不均讒毀交起攘權勢

者優逸諷議而勤勞者不免鞅掌之苦倖僭刑者洽比相媚而畏慎者各懷離叛之思於是節彼繁霜之刺興而北山兩無正之詩作蓋任官之制紊而周道蕩然矣及齊桓公圖霸乃任管仲爲相仲爲之立五鄉之長五屬之大夫使各退而修善進賢正月之朝公親命之鄉屬之賢公親見之凡役於官者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者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

以此成事誠可立則授之又設之以國家之忍而不疚因退問其卿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乃升以爲上卿之賛謂之三選故曰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毋失于小人此之謂也晉文公始涖政屬百官賦職任功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數昭舊族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于是胥藉狐箕欒郤之屬實掌近官諸姬之

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故政平民阜、財用不匱、時公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郤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公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

其官有賞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上軍若秦穆公舉人之周與人之二楚莊王使爲敖爲宰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此五伯所以狎主齊盟豈偶

也哉後晉悼公即位定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使

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獲

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

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

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

宣法以定晉國至于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

於今是賴夫二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

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公

魏顆以其身郤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

景鍾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與也君知士貞子之
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大傅知右行辛之能
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
政也使為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
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
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
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
鎮靖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
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逸

使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使為元候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從荀罃士魴卒蒐于縣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于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

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

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出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鄭簡公之時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

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哉凡此皆審於任官之道者也獨至秦用商鞅爲政務於富强舉仕進之途惟闢田與勝敵爲法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其言曰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祿行而國

貧者有法立而治亂者此三者臣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請謁而後功力之藉則偽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難而利祿可致也則祿行而國貧矣法無度數而事煩則法立而治亂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盡力以規其功功立而富貴隨之無私德也故教流成如此則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彊矣當是時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紛華綌究使其俗愿首功而棄禮義下賞蹈利騁上凌等致於大臣持祿

以養交守令昭利而蔽國其獘可勝救哉

新書曰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知足以爲源察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爲礱礪行足以爲輔助仁足以訪議明于進賢敢于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

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怠于鄉曲；道語談說，不怠于朝廷；智能不困于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讙；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于財，不淫于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傴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閒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

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覇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厮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厮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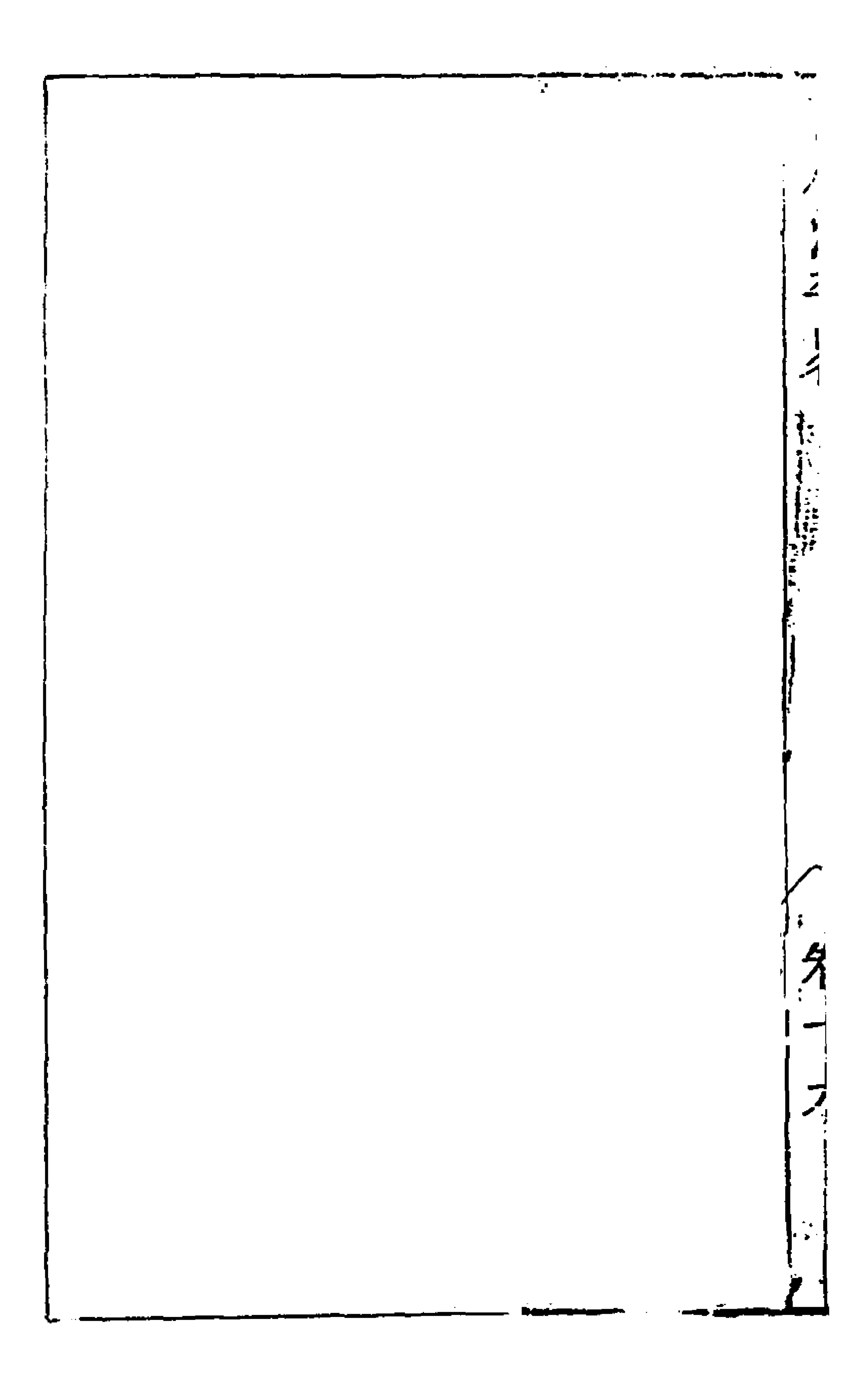
臣可以待君樂燕樂則左右御者可以待君閒

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厮役從清晨聽治罷朝而

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以

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

業可得而行也



兩漢銓選

漢興定制、凡郡國之官非傳相、其自別駕長史而下、皆刺史守相得辟除署用、又調僚屬及部民之賢者舉爲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廷、多拜爲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輙吏秩守、居闕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銓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爲他官、以補缺員、至於郡縣守相高第者、則擢二千石、二千石有治行者則擢九卿、九卿稱職者則擢爲御史大夫、初高惠之時、踈節

淵目覩成周忧恂之制巳遠然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俱不得推擇爲吏而弘易簡恕下賢之至意怛然故漢官爲多循景帝五年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惟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其令訾算四得官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焉武帝即位舉賢良策之董仲舒對言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

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積日累久之謂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窮智務盡其業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

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
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
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
罰夫如是諸侯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
得而官使也而又無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
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於是武帝延文學儒生待詔數百人或召見進用或
補博士弟子而群士嚮慕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
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

曩時版築飯牛之儔也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記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也然帝性嚴急誅罰深必士罕能自全汲黯常面質帝言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輙殺

之以有限之士供無已之誅將誰與其爲治乎帝笑之
目有法不肯用與無材同不殺何施又其時外事四
夷內興功利度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
恥相冒已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
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賦稅既竭猶不
足供戰士乃置買武功爵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及作鹽鐵又除故鹽鐵
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多賈人矣而又令株送
之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益衰當是時雖招尊賢良

文學方正之士或至公卿大夫然法令慘急俗鶩於功利云至宣帝之初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用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黃龍初詔曰舉廉吏欲得其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方是時帝勵精圖治綜覈名實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每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咨問焉

又以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故二千石有治效。不輒遷。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而侍中尚書以功勞遷。及有異善者厚加賞賜。故官得其才。位必久安。漢世良吏盛於此時。職是故也。元帝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朴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成帝建始二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哀帝嗣

統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丞相王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立命卿以輔之蓋居是國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說遣使持節赦其辠拜為雲中守匈奴避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梁內使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辠劾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悉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不辜上持不下

令以他故免得亡命去數十日復徵拜冀州刺史卒
發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
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
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
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隷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
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
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
輕賤吏民慢易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司隷刺

吏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稍失意則有叛之心前山陽亡徒作亂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莫爲使也成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厚尉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

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長民良吏有章劾留中會赦一解尚書希下章爲煩擾其章下百姓證驗無實告者多逮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材任職者人情不能無過差宜

可潤界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
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
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大抵漢時未立資格而
資格甚嚴若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爲二千石二
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爲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
爲御史大夫至於丞相則非御史大夫之任職者不
遷此其大者之有常格也博士高第者爲尚書次者
爲御史否則以次補諸太學博士弟子二歲通二藝
以上補文學掌故其高第爲郎中文學掌故郡屬備

則此其小者之有常格也諸官初除必先試守滿歲一歲然後爲眞則稱號有常格矣有不藉者不得爲官入財爲官者不得名職贓汚者有常格矣然其所遷轉惟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高下爲升降故士亦俯首聽命而莫敢有所請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徙官至有爲太僕立功自高至文而猶未離乎舊職則何其淹滯若此也若賈誼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將軍長吏三歲至光祿大夫又何其遷之甚速也彼其

黜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舍一出於上時未始有資格之拘也用人惟視才績而等級次第亦自有品節存乎其間其以明經文學進者則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也其以勇猛材武進者則多除太僕或中郎將驂乘如夏侯英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律法進退則先以法官處之始為內史後為廷尉皆法官也黃霸以入粟補官則先以財賦處之始為卒吏後為均輸皆掌財也雖其始有分別而積功累勲無不可任

固未始有流品之格也第至於大臣不職去之可也收其印綬可也亦何至左遷他官以奪之哉孔光免丞相爲博山侯又之復爲光祿大夫位次丞相月餘爲御史大夫未幾復爲丞相以至韓安國蕭望之翟方進之徒皆以御史大夫爲他官彼常執天子之政矣常正百官而統其權矣今一旦降尊就卑使之與僚佐比肩而治事豈所以待大臣哉武帝始用儒者爲宰相革去軍功刀筆之選誠一代之良法矣而其後亦惟意所用不專用儒生汲黯謂刀筆吏不可爲

公卿蓋有激而云然終漢之世清濁混淆上下無別以官官典領尚書以儒術直秘閣尚書郎掌代王言而以令史久次補之宜乎丁邯恥以孝廉而爲郎也使其陞遷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雖流品不分何害哉後漢光武改常侍曹尚書爲吏曹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于天臺屬吏曹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尚書之重始此其所進用以歲月先後爲之次時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有纖過即見斥逐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朱浮因日食建

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于官至名子孫因爲姓氏當時吏職豈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人不自保各懷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苛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國家之福也天下非一

時之用。海內非一旦之功。顧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群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代易頗簡焉。又制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焉。以未久不辨知也。十二年詔舊制光祿勳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明帝永光元年。命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至章帝時。貢舉率非次尚閥閱而所徵舉皆特拜不復簡試。故守職者益懈。而吏事浸疏。韋彪諫曰。天下樞要在

於尚書而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州宰素有名者專心向公奉職周密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奸利今者務簡可斷僭衛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實跡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賞勿妄遷徙書奏帝納之於是詔凡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于他狀迄和帝永光

初奉行者少復申詔在位不以選舉爲憂督察不以發覺爲務非獨州郡是以廢官非人下民被傷由法不行故也然玩惕如故尋至順帝陽嘉初宦倖用事引援子弟吏事日非故災咎屢臻盜賊見告上書者舉以爲選舉之失二年有地動山崩之異詔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惟利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寛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者必荷遷賞其存寛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

[illegible]寵游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亦何益。前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夫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内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内、一家之事。

安則其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門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滋彰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微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宜開石室招廣群儒罷退宦官去則權重則升平可致帝覽其對多所納用朝廷為之肅然久之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言曰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寖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惟一切莫慮

長吏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謂聚斂整辨爲賢能以理
已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
睚眥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
監司背項相望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見非不舉
聞惡不察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
簡者罹毀或因疾引高苟以求名而州宰不覆競其
辟召其捕案亡命者會赦行賂亦復洗滌故使奸猾
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賤
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

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廷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責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宜思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冐法干禁不式王命者錮之終身雖更赦不齒若被劾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增其祿秩職滿之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則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

錄之原息循吏得成其化舉士名尊其所帝感其言
申下有司考其眞偽詳所施行雄本勁正有風裁政
事貞固在尚書十餘年選舉清平多得其人乃一時
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黃瓊
胡廣之政職練達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
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
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
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
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埸宣其智力惟幄容

其寮僻舉錯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良可惜哉及孝桓之時竪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多出其門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大尉楊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官子弟不得居位秉勢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

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二府

廉察有遺漏者績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

五千餘人或死或免天下振肅焉久之帝幸南陽左

右通姦利多特敕除拜秉䟽諫曰先王建國順天制

官太微積星名曰郎署入奉宿衛出牧百里今道路

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賂敗是以巷議刺刺

自騶遷逝移穆清朝遠近何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

從欲之路及後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特議

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

不得相臨遂復有三互法其後禁網益密選用艱幽冀二州久闕而公府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郎蔡邕上言曰伏見幽冀舊壤鞍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逾月不定以避三互十二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淹遲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坐設三互自生留閡耶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

討以未制者乎臣願勵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授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靈帝不省初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郞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桓帝則占賣官錢各有差矣至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自關內侯虎賁羽林皆入錢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五貯之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時

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於是聲譽衰減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故不登

公位劉陶爲京兆尹劉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陶既清貧而耻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重陶之才特原其罪嗟乎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止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貪受取聚歛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棼絲引用駑庸以助自援之黨乃望其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爵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削地猶不能令

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置兎之賢況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貿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秀藏器以待價瑣碌之才人事以邀速夫惟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惟邀速故佻觭而騰躍矣葢梟鴟也飛則鴛鳳幽集豺狼當道則騏驥遐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效僞榮顯則英傑潜逝高概耻與闒茸爲伍清節羞入饕之貫舉任並謬則群賢括囊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頌聲所以不作怨咨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己屈伸

詔默聽天任命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於者之下乎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勉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而經進徒手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爲下傚君行臣甚清貧之士何故有望哉是既然矣又邪正不同憎于非黨行迮于執則恐旁窺之

議已○違不循道○則忠言論之不美○乃其搆合虛誣○中傷清德○戮累橫生○莫敢救拔○于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詬○正直者塡笮乎泥濘之中○巧偽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辨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沉○以履經者爲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于義○行苦思于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勢○而赴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

魏晉銓選

魏初毛玠與崔琰並典選舉用皆清正之士由是天下士莫不以節廉自勵雖有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魏武嘗嘆曰孤之[illegible]不如毛尚書使吏部用心人人如玠風俗之弊何難而治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着新衣乘好車者即不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

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乃崇一槩難堪之行以御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卒古之大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僞矣乃下令禁之勢稍衰止孫氏有江東選曹尚書主選舉吳郡暨豔性峭刻好清議爲尚書以郎署混濁多非其人豔欲激濁揚清別其善否乃彈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婪志節汙者皆以爲軍校置之營府於是怨聲囂然競言豔用私情欲公法豔坐自殺惟蜀丞相諸葛亮辟舉俊乂集思廣益一本於公平時犍爲太守李

[illegible][illegible]楊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亮能盡時人之器用焉、魏文帝初吏部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其武官之選則畀護軍主之、自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玄諸葛誕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司徒董昭疾之、謂帝言古之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僞之人、謂浮言華貌敗俗而傷化也。今年少不以學問爲本、而專交游爲

業國事不以孝弟清修爲首而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群互相褒嘆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嘆之盈口不附者則作爲瑕釁至乃往來禁奥交通探問此法之所不取而刑之所不赦也帝曰善詔郎吏通一經以上任牧民者亟登用其浮華不務本實者罷之而誕颺皆免官會詔以待中盧毓爲尚書吏部詔舉中書郎謂之曰選舉毋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致異人可以得常士常士慕善畏教方乃有將名名非所當疾也

臣愚既不足以得異人但當循名案實徐有以驗其後耳毓選舉先性行而後才言或問之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為善是才不中器與不才同適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問其次舉韓暨崔林後以疾遜位推王昶王觀王祥皆時名德焉其後士習放誕多務進趨廉恥道缺劉實著崇讓論以矯之曰古聖王之化天下所為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兢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

而自至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具任爲百官之副亦先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下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不肖殊矣故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稱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能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任選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

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後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夫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材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耶直以時不皆讓習以成俗故不爲耳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益讓熊羆伯夷讓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今令敘用之官必有讓能之章乃還其不能推讓徒謝私恩者皆絶不通則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於是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

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夫王選之吏不必任公且令一人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之為公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賢於臨缺而令一王者獨選四征也推之尚書郡守皆然是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矣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代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實也貴讓則賢智表著能否立辨就班歸類不可得而亂也如此則浮聲虛論不禁自

息此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之道也所不能用齊

王嘉平初曹爽既誅司馬懿秉政詳求政本夏侯玄議曰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考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世驅騖之路生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令奈何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從生紛錯且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但使官長各以其

屬能否獻之臺閣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內外相參得所有所庶可靜風俗而審官才矣懿因辭不能改請倣于他賢晉與依魏九品之制內官則有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則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凡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行實世籍乃行泰始初散騎常侍傅玄疏言先王之臨天下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于上清議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忘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

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弊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臣復奚言雖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耳詔使玄僉議草奏進之玄之議以散官衆而學校未設遊手多而親農者寡下至工器不盡其宜當及今定制使各一其業而殊其務則職事舉矣皇甫陶議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今文武之官既衆而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

南面食祿者三倍於前若使冗散之官事農而收其租稅則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無乏矣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愼終之化不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帝雖甚善其議而終不能用當是時公府辟召郡國薦舉諸入仕之途不與先代而中正軒輕終莫之得違然初淸議未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婢丸藥坐以沉廢郗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爲懲勸如是其幾中正[illegible]

終愛憎由己而九品之化漸壞總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為貴無復銓衡之實尚書劉毅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謙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安

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收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子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

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月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爲坐廢若然自仲尼以上至於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麻

不修自可吏遜令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器格還防才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買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搆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王者既善才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入劉艮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駮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讐之隙結於大臣夫桑麥之訟禍及吳楚鬬雞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

爲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倫
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
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爲格坐成
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慾官政無統敍之防使得上欺
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
器使在凡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虜人之首損政之
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
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
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

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横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

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非虛飾名譽相爲好

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旣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効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甲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

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

品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偏其短徙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意任愛憎之斷淸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巳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蹤是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

簡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横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各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戚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讐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王立法靡有常制而中正九品古賢弗爲豈蔽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亦表請除九品復古鄉議里選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則華競自息

徑求於己又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任之明闇誠令典也李重亦謂宜除九品先開移徙聽相并就明貢舉之法不濫于境外而又少其階級使政事有能否自著故齊隱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爲有司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而浮兢息矣帝雖善之而皆不能用是時山濤爲吏部尚書每官缺輒啟擬數人隨帝意所欲然後明奏而所用者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任意輕重或出譖言而濤行自若一年之後衆情始服嗣

是任選十有餘年其所甄拔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罷王戎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年制凡選舉皆先理百姓然後拔用司隸傅咸奏今内外群官居職未周而戎輒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繼道路欺巧由生傷農害政莫此爲甚夫掌典銓職乃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扇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是時戎方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戎自經選舉與時卷舒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世浮沉戶調門選而已及劉頌爲吏部復建九

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然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倪不行至惠帝之後權在群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拔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尋至趙王倫之亂一時希附賊黨皆拜郡將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彥曰貂不足狗尾續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者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板封之蓋名器之濫一至於此及三王起義

又制已夾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陳頵奏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隸之門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元帝時陳頵典法兵二曹與王道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張明賞罰拔卓茂于密縣顯朱邑於

術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然俗敝已久終不能革大典中冬雷電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態遂上疏曰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彊弱相陵寃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遂使世人削方爲圓撓直爲曲豈待顧道德之塗術践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

屢倍爲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則此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群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爭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昔郭冀上書武帝擢爲屯音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財懸于賕賤用刑先于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

於方便舜拔賢於岩穴姬公不曲絕於天倫叔向不
虧法於孔懷今朝法吏多出于寒賤是以章書日奏
而不足以徽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
於屠釣聘耿介于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倂官省職無
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有苗何畏乎巧言
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簡文帝時衆官漸多
而遷徙毎速王彪之之議曰得賢之道在於莅任莅任
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則天下化成是以凡庸之
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

節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并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任所能而領之若未能領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因黜陟而彰廢官之選差清並職之日差久

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然仕風遊競稽教陵遲大人溺于成俗執政撓于群言衡石為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哉

通考曰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與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由曹掾積累而升或由世胄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塗轍然諸賢之說多欲廢九品罷中正何也蓋鄉舉里選者採毀譽於眾多之論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黃於一人之口且兩漢

如公府辟掾屬州郡選曹僚皆自薦舉而自試用之若非其人則非特累衡鑑之明抑且失倚毗之助故終不敢十分徇其私心自中正之法行則評論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者本不任其咎體統脈絡各不相關故徇私之弊無由徵華又必限以九品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迹太露故趨勢者不假舉賢畏禍者不敢疾惡快恩讐者得以自

忞蓋人之履行稍虧者一入品目遂永不可以拔拭湔滌則天下無全人矣況中正所品者未必皆當乎固不若採之於無心之鄉評以詢其履行試之以可見之職業而驗其才能一如兩漢之法也且九品中正之官設之於州縣是即鄉舉里選之遺意然未仕者居鄉有履行之善惡所謂品也既仕者居官有才能績効之優劣所謂狀也品則中正可得而定狀則非中正可得而知今欲爲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狀著於九

品則宜其難遷。要知既入仕之後。朝廷自合別有考課之法。而復以中正所定之品目第其升沉。拘矣。況中正所定者。又未必允當乎。是中正之立亦未甚非。而行之之者寖非也。嗚呼。豈獨

中正敝

宋代銓選　元附

宋設官分職、其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凡五等、而其選人自京府晉守節度觀察判官下至令錄簿尉、凡七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分典選之職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而後銓注之法、悉歸吏部、於是吏

部有四選之法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文臣之升朝者歸焉流内銓爲侍郎左選初仕幕職州縣官歸焉以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武官之升朝者歸焉三班院爲侍郎右選自副尉至從事歸焉初藩郡監牧每遣朝臣攝守往往專恣太祖始削外權命文臣往涖之由是内外所授官多非本職惟以差遣爲資歷建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以重其事常參官宰縣自此始先是選格未備乾德二年命陶穀考正選法之遺復者而補其缺漏定其經式自是銓法漸有

倫矣帝又慮銓曹惟用資歷而才能或滯乃詔吏部取赴選人歷任課績多而無缺失其才可副擢者進中書引驗拔擢之時仕者愈衆頗委積不可遍乃令選人應格者到即赴集不必限四時先是常參官沿五代舊制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歲滿敘遷無以綜名實乃詔審官院課中外職事官遍磨勘非勞績不遷秩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乃得遷其七階選人第賚歷無過犯有年勞爲循資選又詔言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何以責廉令

諸州縣以戶口爲率裁其員而倅月增給焉初保任之制以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予奪升黜品式具任而又責官以保任之凡改秩遷資必視舉任有無以爲應否至其職任優殊則又隨事立目往往特詔公卿部刺史牧守長官卽所部所知揚其才識而任其能否上自侍從臺諫館學下槩錢穀兵武之職時亦以薦舉命之蓋不膠於法矣始保任未立限制建隆三年乃詔常參官及翰林學士舉堪充幕職令錄者各一人條析其實毋以

親爲避。旣而舉者頗因緣爲奸。用知制誥祁錫奏請許人訐告不實則及坐之。自是或特命陶穀等舉才堪通判者。或詔常參官舉京官幕職州縣正員堪升朝者。蕃鎭奏辟書記多越資敘。則詔歷兩任有文學方得奏。又令諸道節度觀察使於部內官選才識優茂德行敦篤者各二人。防禦團練使各舉一人。遣詣闕庭。觀其器業而進用焉。凡被舉擢官。於詔命署舉主姓名。他日不如舉狀。則連坐之。太宗時選任者往往得引對親擢。又時或臨軒注選。常謂宰相曰。朕

欲擇一河北轉運使閱班部多不詳據履朕何自悉○知今○後臣僚授任並詳且履歷狀乃引對○庶幾朕漸得諳識○考覈其行能蓋自淳化以前資敘未一至是始定遷秩之制內外升轉粲然可考將帥尤嚴牧守之任部諸道使者察部內履行著聞政術尤異文學茂異者州長史擇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名以聞驛召引對授之知縣聽政之暇毋取兩省兩制清望官名籍擇其有德譽者悉令舉官所舉之人須析其鄉里及歷任殿最以聞不得有隱如舉狀者有實

典無驗者罪之又謂宰臣曰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君子畏慎不欺牆室名節造次靡渝小人雖忠信而履行頗僻志在黷貨罔畏刑罰如薛知周以侍御史守婺政以賄成聚斂無巳其上產官於羅州民謂之羅端公則爲治可知矣卿等在謝才令朝臣舉官巳是逐末更不擇舉主何由得人也供奉官劉文質常奏舉兩浙部內官八人有治迹並降璽書褒諭帝曰文質所舉皆良吏也特選文質爲西京作坊副使咸平間秘書丞陳彭年請用唐故事舉官自代詔下詳之

馮拯等請令臺省六品以上諸司四品以授訖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缺以見舉多者量授之遂著爲令至真宗時選人須三任六考有奏爲功賞乃得遷無功薦有知縣供奉殿直至四十年不遷者仁宗初吏員猥濫吏部奏天下州縣朞滿無代者八百餘員而川廣尤多帝曰豈人情之所樂耶其亟代之帝天性仁恕尤矜慎下吏命銓法選人有私罪者放磨勘近上閤門謝後至者與引對放班毋遽以爲罰銓注引見率常至旰食中書請如故事引

見無過數人弗許初州郡多缺官縣令選尤假下多為清流所鄙薄乃詔御史部選募職官爲州縣又以州縣秩卑長吏無得捃摭細故文致之於法束鹿尉王得說歷官考多最而無保任者特擢爲大理丞嘉祐中下詔言古之治世收民者多稱職而百姓安今求才之路廣責課之法詳而吏多失職則任官非其道故也今智能才力任官之吏雖欲興利除害禁奸勸善非假以歲月亦無以終厥功其令本路若州察清白不擾政迹尤異者具實保任中書門下訪實許

再任焉時中書可否多用例人或援例以訟而法有不行學士劉沆進言三弊曰近臣保薦辟請動踰數十皆浮薄權豪之流交相薦舉有司以之貿易遂使授非公選多出私門又職掌吏人遷補有常而或減選出官超資換職堂除便衆先次差遣之類此近臣保薦之弊一也審官吏部銓三班當入川廣乃求近地當近地又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館職檢討之類此近臣陳乞親屬之弊二也其敘錢穀管庫之勞補盗招虜之賞常格雖存僥倖猶甚以法則輕以例

貝厚藐政者不能持法多以例與之此敘勞于進之弊三也頒詔三事毋用例事行眾頗不悅尋如舊而諫官孫洙亦言資格之弊傷治爲甚惟天之生賢德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惟人之有才能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戚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賢才之伏於下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妨之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所得非所求所求

非所任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弊之也今夫計歲閥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鬭世有罔蹶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糾爭懟矣其甚者或懷貲勒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買亡幾耳故士之寡廉鮮耻者爭資格也來而暴一邑既滿歲矣又去而虐一州非贓敗至死不黜虎吏鷙牙而食於民賢者餓死於岩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故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後復行之於裴光庭然而行之曰世不遡

數十年後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為害不大今資格流漫根踵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萬事抏弊百吏廢弛法制頹爛決潰而不知救皆資格之失也雖然亦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蠢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耄耋而皆庸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而提選部者亦以是法為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群不復銓敘人物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按籍按氏差第日

月遷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才去愈遠可爲太息者也時舉官猥人不常其制國子監闕講官則詔舉經義通明者或欲不次用人則詔舉常參官歷通判無贓罪而任繁劇者欲官諸邊要則詔舉材勇堪邊任者邊警則詔舉才堪將帥者三路知州通判縣令則詔舉廉幹吏選任之毋拘資格至於文行之士錢穀賦財刑名之學各因時所求而薦焉自天聖後進者頗多始戒近臣非受詔毋輒舉官又下詔風厲以爲舉爲阿私慶曆中宋興六十有餘年矣天下承

平久磨勘法用而銓選大臣任子恩彌濫天子優游寬容賢不肖並進而國費日不給范仲淹參大政條上言今文資三年武職五年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輒磨勘序遷雖甚猥鄙而卿監丞郎周可坐而至也此豈黜幽陟明之意哉在京百司與金穀浩穰者類爲權勢子弟所據勞一員闕爭覬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私居待次動踰年歲凡初到職則已當磨勘矣縱無勤効例蒙敘遷此則人人因循不自奮之由也請自今二府臣僚有大功善加爵命爲特恩自餘不許

非時進秩其京朝官臺省館閣而下有高才異能奇畧嘉謨爲上著信及外任以善政聞者自以特恩改擢自餘須在職三年始與磨勘任内有公私罪磨勘日具請上裁其武臣磨勘年委樞密院比文資定奪以聞

古公卿以德任官士世祿不世官春秋譏世卿重官材也祖宗朝任子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以上登朝歷兩任乃聽則猶有限度也自祥符中天子以世隆平嘉與臣下同其大慶許大臣任子歲一人遂沿不改至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則一家兄弟

子孫京官多至二十人蠹濫極矣今百姓貧困祿俸寶難審官院至無闕可補請自今兩府遇國大慶許任一子餘不得陳乞其非時賜爲特恩不爲比諸轉運使邊任文臣並候任三年無闕方聽廢幾古爲官擇人之意今刺史縣令古之諸侯百姓之舒慘休戚繫焉故歷代盛時靡不重之今獨累資考以授儒弱者多縱吏以蠹民強幹者每近名而賊物闒亦幾矣諸中書先精選諸路轉運提刑若諸路監司知州通判縣令必舉主多者乃從中選授廢刺史縣令不至

冗濫於是始詔增四考爲六考舉者四人爲六人須有本部便者御史三端以爲法用舉兩人得爲縣令爲令無過譴遷職事官知縣又無過譴遂得改京官乃是用舉者兩人保其三任也初朝廷無參伍考察之法偶幸無過輒信而遷之是以碌碌之人皆得自進因仍弗革被舉者日衆有司無缺以待之乃奏罷舉縣令法未幾有言親民任輕有害於治宜如舊復令指劇縣奏舉舉者二人爲令任內復有舉者始得遷否則如常選毋輒升補時增設禁限復裁內外舉

數文武臣舉吏各有等數毋得輒過而被舉者須有本部監司長吏按察官乃聽磨勘又限到官一考方得薦知雜御史觀察使以上歲舉京官不得過二人其常參官已授外任毋得復舉自是舉官之數省矣又定監司以所部州多少劇易之差爲舉令數非本部勿舉○其後又增舉主三員蓋官冗之弊浸極故保薦之法大抵初峻而後詳也然銓格煩密府吏奸弊尤多而磨勘者待次外州或經二三歲乃得改官往往因緣薄勞求截申引見有詔自是弗許英宗時御

史中丞賈黯言皇祐中始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益寬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祐及今纔十年耳而猥多至於三倍何也法疏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郡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爲遺已當舉者避謗畏譏欲止不敢此所以舉多而眞才實廉未免混於無能也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天子納其言下詔飭京官者視原數率三分減一職官有舉者三人任滿選如法所

以分獄舉者數省京官也判流內銓蔡抗又言奏舉京人度二年引對乃可畢計每歲所舉無慮千九百員彼舉者既多則磨勘者愈衆且今天下員多闕少率三人而待一闕若不稍改除吏愈難臣以爲可罷知雜御史觀察使以上歲得舉官法從之自是舉官之數彌省矣故事初入二府舉所知者三人將以觀大臣之能後來請謁之說勝而爲者或不以公四年詔舉人皆明言才業所長堪任何事以副朕爲官擇人之意大抵當時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

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為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又其時承平日久上之人好為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弱多畏之人故能者不自憤發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且重於任法而輕於任人士之發于饑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所率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為之改官而增其

所僥幸而超群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有之于天子而持寵貴之翔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爲兩制是以出于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之緣既命則志其布衣之學仕于州縣者其志不過于改官之寵既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遷遷則其勢自至于郡守此不待有所修飭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問有欲持自奮勵之心然後其意稍廣而不肯自棄于貪汚之黨外自刑漕內自臺諫館閣而至于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有求爲宰相

者則其志又益廣至于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悅而樂爲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自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于改官郡守者或無望于兩制兩制者或無望于宰相而爲宰相者無所復望或亦各安于其所而誰肯爲朝廷盡力者故已改官者其廉隅節槩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爲兩制者其慷慨勁挺之操常不若其爲刑漕臺諫之日且御史漕刑固嘗時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與擊

樹樹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然而御史之職雖其屬官之中苟有能出身致命排擊天下之姦邪則數年之間至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為碌碌之吏是以為御史者莫不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而朝廷之上無容姦無宿詐至漕刑之臣雖端坐默容無所發摘其終不失為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為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而千里之外貪吏日取人之金而莫之禁遠人咨嗟而無

所控則弊至于內雖肅而外不振然其將議者不過
日多其資考而責以舉官之數不知莅官六七考求
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然後爲之改爵
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爲法而不足以
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徇邀今之官吏考是而進
且有舉者天子寧有以邪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
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
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得其上凡今天
子之權反而入于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爲輕取易得

之物矣豈非任法太過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得執文墨以取必乎且夫無罪而誣有罪而黜此爲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爲當黜則官必削以爲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爲不可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爲賞耶爲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不慊乎其心況天下之罪人而皆欲備其所懷則爲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殺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

必有排而辨之者一人以為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
辨之者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以
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為黜者執佻耳是
以當時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擠天子之意皆有
所持而逆之此其弊始于執之不剛而成于守之不
公故每有所除吏民鬨莫不切切口語以為此誰人
之黜陟故為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為誰
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當時之行凡果如此則宜乎
人之受罪而不服而朝廷亦不敢以加于人豈足怪

哉又其始也以資蔭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不次之選亦庶乎賢孝兼舉矣至其後將相大臣自朝廷所出者不過爲郡守而仕嘗再爲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于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爲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故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豈非法使然哉至若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才之地也從官于此乎次補執政于此乎遷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爲時望者莫得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

○矣然其後中才庇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皆得假其名而校書正字龍圖集賢之號紛紛于寮采不可識別又非太必于用貲而太不必于用望乎然又有用人而絕之者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至當時則一陷于罪戾終身不遂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于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

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群之材終亦不得不齒于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箠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又何疑乎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過而已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

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豈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哉若乃吏之與民猶工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今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設施一切出于苟簡雖小吏不能一槩久而不遷而京兆司農之屬天下之所觀望而化四方糜虛之所從受命也其位不爲卑矣苟有才能者而老

于此不爲不用矣且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天下而欲爲長遠計者其效未可以朝夕見而始若迂濶終必將有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是以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横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其

中者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而汲汲以求去彼胥吏者皆老于其局長子孫于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凡此者皆常時積漸之流而深計者所欲以爲變通者矣不知天之生材賢者固不若是其多也小人亦未若是其衆也凡豪傑之士銳于功名而嗜于進取者惟上之所使何如耳聖知其然是故不逆定于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

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于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可以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故聖人鼓舞天下之人而常使其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吏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力以自附于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位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臥不暇暖汲汲于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大小畢

舉無所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行也以爵祿勸天下爵祿已極則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今夫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于十百而其利亦止于此而已又烏能強之使作哉故天下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

縱放肆之謂也投棄資格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吾法故法立而勢行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强以求成功當時惟知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勢苦于求賢而不知為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倖于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靡靡而無所振且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于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意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

我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故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亦其勢然也是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故曰方今之便莫若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爲刺史自刺史而爲郡守自郡守而爲九卿自九卿而

爲三公自下而上至于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于官而不知厭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爲之三歲而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知其分之所止其清高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可輙入是以在位者皆懈而不自奮何者彼能通君臣之歡坦然其無高下峻絕不可扳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朝廷之不甚遠而容有

冀于其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閑燕與之講論政事勉之以功名相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使之有所愧耻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倦于事此豈非所謂奔走天下之術歟至若凡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材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出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子弟亦雜

出於賢不肖之間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凡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法以邀我收天下之利權而歸之于上而無有一定之制拘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其漕刑之官惟有所舉按不畏強禦者而後得至爾制不然亦不免爲常吏皆變法而任勢與之更新而爲省府者久勞于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以厲其心不

驟遷以奪其威發而其人知不可以倉卒而去則必深思熟慮周旋爲經久之計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亦不敢肆爲欺詐以軼于法外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至于有罪則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爲賞罰之爲罰而厲法遂悉自大臣始何者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以鬻獄其罪至于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于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用行之其心固有所不服也彼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

而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有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于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于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責之至重故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所以隄防之者愈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

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恐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于誅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莅官臨民苟有罪皆書于其所謂歷者而至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眞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至于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私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夫人之難知堯舜病之今日爲善而明

日爲惡猶不可保況于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訑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且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强爲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故凡今之法可謂責人以其所不能矣若乃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

可謂不知也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耳故莫若以職司守令之

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循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將貪吏小人自無容足之地又何必于舉官而難之哉此見于當時諸人之論詳曲深至者如此

神宗即位欲更制度定議之臣以爲唐銓與今選殊異用其例則有留礙煩紊之弊始刊例舊例務從簡便因廢南曹而併歸之于銓初審官西院與東院對掌文武舉改從文部而左右選分焉神宗以來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雖小大殊科然皆不隸於有司暨元豐罷奏舉關屬之銓曹而堂選亦不領于

中書一時更制必欲公天下而詔永久于是除免遷之恩重出官之試定賞罰之則酌資藝之宜嘗因論郡守謂宰臣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州郡付之庸人常切痛心卿昔謂何如而得委任之要文彥博請擇監司而按察之陳升之曰取難治劇郡擇審官近臣而責以選才宜可得也先是御史乞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王安石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選徒晉滯不能精擇宜歸之有司帝曰唐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

苟得其人安有不能精擇百官者哉元豐四年堂選堂占悉罷初有司局職卑者不在吏銓率命長吏舉奏都水監主簿李士良言沿河幹集使臣凡百六十餘員悉從水監奏舉往往不諳水事干請得之爲詔東西審官及三班院選差于是悉罷內外長吏舉官法明年令吏部始立定選格其法各隨所任職事以人任功狀術格以依擬注如選巡檢捕盜官則必因武舉武學或緣舉薦或從獻策得出身之人他皆倣此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上疏曰自古用人必須歷試

○諸艱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常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斯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于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

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位，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寸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剖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

章服隨至使積勞久矣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浸奪已甚則拙者迫溢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惟勾三司文字許之先以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弊勿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擬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

迭代相勝以力相高以詐而名實已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奸無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也不聽已又詔川陝福建廣南官迎送勞苦聽轉運司立格就注免赴選而吏曹言選法遠近迭居而四路人許注任本路令得自便恐傷偏濫王安石曰選人之分遠近者所以均勞逸也小州人不願遠適川路人樂就家用之即兩得所欲庸何傷況省吏卒將故迎新諸浮費頗不貲耶吏曹又言今蜀人在仕籍者特衆若自郡守而下皆得就差

一郡之官上人太半僚采吏民皆其鄉里難于狥公易爲令黨請收守令闕歸之朝而他官量立限兼用其土之人庶可絕乂奏上法不爲改但嚴提刑司監察之科然安石本福惡好人佞已而諸新進喜事者躁登顯要握權過重又置宮觀處老成耆舊俾不適用格例置法雖詳悉終不能自行也況未盡詳哉元祐初右司諫王巖叟言自罷辟舉而通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才中外病之於是不得已而別爲之名以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

後世虛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雅名也。況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爲通乎。遂復內外舉官法。及司馬光爲相，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

洛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取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毎歲須於十科内舉三人仍具保狀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才即執籍按科隨試官劇則取常試有效者授職若

任官無狀坐謬舉者先是重館閣不輕授舉進士高第及大臣薦舉乃試授名華高後稍失擇右正言劉安世建白言祖宗之待館職至重矣儲之于禁宷右擢飭勵其名節博之以古今典籍開益其聰明優其廩餼而不責之吏事所以滋長德器育成其輔弼之具也近歲資途龐雜未嘗試而遽授之徒開倖門非祖宗之意望明詔執政講求文學行誼可長育者召試以充毋濫及非人。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臣竊見前後特奏名命官者幾千人矣皆垂老無他望布列

州縣惟務驟貴未嘗有一人焉思自奮勵有聞於時者也而殘民敗官至不可勝數議者徒欲以廣恩不計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一人蒙其利而百姓被其害非臣之所知也願更加考選取其中有問學者聽除官補文學長史之闕仍限名額毋使積獘增重又先朝患官吏不習律令欲誘之讀法乃減任子出官年數去守選之格槩令試法通者隨聽注官自是天下爭誦律令於事不爲無補讀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

年而選人無復選假吏部員今年已用後四年夏秋闕官冗至此亦極矣宜追復祖宗守選舊法而選滿之日兼行試守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詔皆從之二年殿中侍御史呂陶言郡守提封千里生聚萬衆所係休戚而不察能否一以資格用之凡再爲半刺有薦者二人則得之矣不公不明十郡而居三四是天下之民半失其養請令內外從歲舉可爲守臣者各三人畧資序而採公言庶其可以擇才庇民也於是詔歲舉通判堪任知州者一人籍於吏部遇劇縣守

有闕先差本資序人次案籍以所薦者填之侍御史韓言歲舉守臣而薦所不及雖課入優等皆未預選此倚薦以爲信也然所舉官率在京師唯馳騖請求困緣宛轉者常多得之跡遠地寒雖歷郡久治狀著課入上考偶以無薦則反在通判下且州以縣之多少而分簡劇亦未爲盡蓋繁簡在事不在縣固有縣多而事不繁亦有縣少而事不簡者願參以考績之實著爲通令仍不以縣之多少而爲簡劇詔吏部立法以聞已而歲舉積久吏部無闕以授四年遂罷催

令詔乃舉爲初神宗推薦舉惟舉御史法不廢熙寧二年王安石言舉御史法太密故難於得人帝曰豈執政者惡言官得人耶於是中書悉具舊法以奏安石曰舊法凡執政所薦即不得爲御史執政取其平日所畏者薦之則其人不復得言事矣蓋法之弊乃如此帝乃令悉除舊法一委中丞舉之而稍略其資格趙抃曰用京官恐非體又不委知雜專任中丞亦非舊制帝曰唐以布衣馬周爲之用京官何爲不可知雜屬也委長爲是侍御史劉述奏曰舊制舉御史

必官升京朝資入通判衆學士本臺丞知雜史互論薦每一闕上二人而擇用一人令專委中丞則愛憎由己公道廢於施恩或受權臣之託引所親厚擅權人主威福此大不便弗聽元祐初宣仁太后聽政詔范純仁爲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爲司諫朱光庭范祖禹爲正言章惇曰故事諫官皆薦諸侍從然後大臣稟奏今得無有近習援引乎太后曰大臣實皆言之非左右也惇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越法者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嘗被薦引者見爲臺臣則皆

他從防壅蔽也今天子幼冲太皇后同聽萬機故事不可違於是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績司馬光范純仁皆避親嫌光曰純仁祖禹實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寧臣避位惇曰績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懷姧當國者例此而引其親黨蔽塞聰明恐非國之福純仁祖禹請除他官仍令侍從以上各得奏舉於是純仁改除天章閣侍制祖禹爲著作佐郎紹聖初改定銓試格凡攝官初歸選散官權官歸司若新賜第皆免試毋試者百人惟取一人入優等崇寧以後又復

元豐制而蔭補者累歲得上等優恩二百四十人免試者尚在其外議者謂是蔭補隸學者優於累世得第之人矣於是詔在學常魁試者許如舊恩餘比令免試注官吏部侍郎彭汝礪乞稍責吏部甄别能否凡京朝官才能事效茍有可錄尚書暨郎官銓擇以聞三省分三年考察之高則引對次即試用下者還之本選若資歷舉薦應入高而才行不副許奏而降其等凡皆畧許出法而加升黜歲毋過三人吏部言元豐選格經元祐多少紛更于是選集後先路分遠

延資歷功過悉無區別踰等超資惟其所欲詔旨既復元豐舊制而辟舉一路尚有請復舊法以息僥倖乃罷辟舉崇寧元年詔吏部講求元豐本制酌以時宜刪成參格使才能閥閱兩當其實初未改官制夫率以職爲階官如吏部尚書爲階官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其職也至於選人則幕職令錄之屬爲階官而以差遣爲職名實混淆甚矣嗣是權奸柄國僥倖並進官員益濫選法畱礙臣僚言吏員增多蓋因入流者衆凡皆稟法用例法不能束而例日益繁苟

不裁之將又倍蓰而未可計也請詔吏部舊有正法自當如故餘皆毋得用例乃許惟川廣許減舉如制餘悉用元豐法既而又言元豐進納官法多所裁抑應入令錄及因賞得職官止與監當該磨勘者換授降等使臣仍不免科率法意深矣邇者用兵東南民入金穀皆得補文武官理選如官戶與士大夫涇渭並流復其戶不受科輸是得數千緡於一日而失之數萬斛於無窮也況大戶得復則移其科於下戶下戶重貧州縣緩急責辦何人此又弊之大者不聽高宗

建炎初，行都置吏部，時四選散亡，名籍莫考，始下諸道條具資歷、到罷日月，編而籍之。然自兵難以來，典轉散失，吏緣爲私，串明繁昔，承用跡駮，係任濫衆，阻會無期，參選者苦之。乃令從郎官鄉覆，長貳予決，有徇私挾情，御史糾之。二年，以赴闕者萃於行在，而選法留滯，命京朝官及州軍縣監以三年爲任者，權以爲二年。又詔州縣久無正官者，聽所在選人申部審度，勝闕差注。四年，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守法不立，自京鄉用事，有請堂及吏部闕者，判一職字，雖已注人

亦奪予之甚至部有催缺容獻以自效爲寒遠患踰二十年望明戒吏部自今並須執守毋得供報從之紹興元年起居郎胡寅言今典章文物廢墜無幾百司廢官不可缺者莫如吏部姑置侍郎一員郎中二員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敘奏薦常程之事可按而舉矣詔曰六官之長佐王理邦國者其惟銓衡乎亂離以來士大夫有徒跣而赴行在者注授虜缺奸弊日滋寒士困苦甚可憫惻宜令三省議除其弊嚴立賞禁仍選能吏以王之御史加糾察焉於是三

省定立八事，曰注擬、裁闕、申請、徵俸、去失、類難、歸闕、

滅裂闕誤、淹延需索、量擬似給付、邀求保明、退難令長。

貳機抗之。二年，部堂除多侵撓，注士人失職，宜遵故

事，分歸部銓。又復文臣銓試，以經義、詩賦、時務、斷案、

律義爲五場。類試一揔舊籍，自渡江後，文籍散佚，會

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元祐吏法來上，乃詔僕射

朱勝非等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加考定。三年，

書成，爲吏部七司勑令格式焉。先是，侍御史沈與求

言：「今日矯枉太過，賢愚同滯。」帝曰：「果有豪傑之士，雖

自布衣擢爲輔相可也苟未能考其實不如姑守資格五年建議者以親民莫如縣令率限以資格雖貧儒之人一或應格則大官大臣得以自擇識部監司郡守條上劇邑遴選清平廉察之人爲之既而又部知縣依舊法止用兩任開升通判資序明年侍御史周秘言今有因近臣薦對即改官升擢實長奔兢宜命自今惟賢德才能之人除並依格注擬廷臣或請以蘇辟執所舉改官易以司馬光十科之目歲薦五員中書覈之第請詔不理賜司孤已甚自建炎兵興

多事須才日急特廣開薦舉名目不一而足或以朝班多缺詔郎官以上薦士二人或以中原士夫流徙東南煢寡援踈多致沉滯令侍從搜訪以聞或以人才聚於兩浙屬吏薦員甚狹增部使者薦員數倍之額二十二年諫議大夫林大鼐言自南渡之後恩或非泛人得僥倖有從軍而改秩者有捕盜而改秩者有以登對而改秩者今朝廷無事謹惜名器惟薦舉一路貪躁者速化廉靜者陸沉今欲取考第員數增減以弭奔兢二十五年命侍從舉知州通判治迹顯

遴者以補監司之缺久之則人滋又請凡在官歷任無罪雖舉削不及格許降等升改或疑其太濫則取吏部累年改官酌中之數立爲限隔舉狀年勞參酌並用于是下其議而洪遵等議曰本朝立薦舉之法必使之歷任六考所以遲其歲月而責其赴功必使之舉官五員所以多其保任而必其可用今如議臣所請則有力者惟圖見次無才者苟冀終更出官十餘年可以坐待京秩此不可一也今欲裁改官分數以待無舉削者則當被舉之人必有失躡淹滯之歎

此不可二也京官易得驟至郎位任子之恩愈不可減非可以救末流之弊此不可三也如故便滋議遂寢三十年右正言何溥言比命侍從薦舉縣令如不可授大邑則上籍記之夫論人才不拘資格豈堪爲縣令而有大小之別乎令所舉者才也非官也願無拘劇易早與選除歲一行之十年之後天下多賢令矣乃詔選欽依次除授焉帝常謂輔臣曰朕以一人才薄凡有薦揚退則記其姓名遇有選用搜而得之無適不當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家設

銓選以聽群吏之治、其掌于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于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復知、去者不能盡告、索例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事、不復可伸、貨賄公行、奸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有詞訟比、尚書有決事比、比之爲言猶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換給之期限、戰攻之定處、失之保任、書填之審實、奏薦之限隔、酬賞之用否、凡經申請、或堂曰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

項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冊永以為例每年歲上於
尚書省仍關御史臺如是則巧吏無所施而銓敘平
允矣孝宗常命內外選在任閑居待次官舉可任監
司郡守之人以資序分二等一見今可任一將來可
任注籍於三省仍作圖進呈以憑除擢又以武選之
衆拔擢未廣立謀畧沉雄可任大計寬猛適宜可使
御衆臨陣驍勇可鼓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思智
精巧可治器械凡五等科目令曾歷軍功觀察使以
上各舉人其通習典章可掌朝儀練達民事可任郡

寄請曉財計可裕民力持身廉潔可律貪鄙詞辨不屈可備奉使五等令非軍功觀察使以上舉之並隨類指陳實迹毋得別撰褒詞隆興二年廷臣上言謂國朝視文武爲一體故有武臣以文學換授文資文臣以才畧智謀換右職當邊寄者蓋文武兩途情實參商若文臣總幹戎事不換武階則終以氣習相忌有不樂從者矣今兵塵未息方將恢復之圖廣搏采中外有才智權畧可以臨邊制閫者倣舊制改授從之乾道以後又選大將之家能世其武勇者武舉及

兼武藝絕倫可爲將佐者會延臣言曰方今國家之兵東至淮海西至川蜀殆百餘萬其間可爲將帥者不在其上則在其下而朝廷未知振其氣表其才也今文臣有三人舉主則爲之循資再任五人則爲之改秩而武臣無有焉古語曰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宜令都總制副監司者歲舉武臣二人副郡守者歲舉一人以智勇俱全爲上善撫士卒專有膽勇者次之不拘將校士卒優以獎擢被舉人有臨戰不用命者與文臣犯入已贓者同併坐舉

主帝可其奏仍著爲法三年禮部尚書趙雄請令侍從臺諫兩省於知縣資序以上歲薦堪充郡守通判資序以上歲薦監司仍用漢朝雜舉之制三省詳加考察詔如所請帝曰薦舉本欲得人又恐干請反長奔競龔茂良言三代良法亦不免於弊今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舉何由知之帝曰若令雜舉則雖衆論僉允又經中書考察而後除授亦博采遴選之道也

孝宗以歲舉京官數濫于是內外薦舉改官俱減員數通籍之數頗省矣淳熙元年參知政事龔茂良言

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在銓部則宜守成法法本無弊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爲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于用例破法今之患在於因例立法諺稱吏部爲例部今七司法自晏敦復裁定不無疏畧然守之亦可以無弊而徇情廢法相師成風纍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法常簡例常寬今法令繁多官曹冗濫蓋由此也望令吏參附法及乾道續降申明重行考定非大有抵捂者弗去凡涉寬縱者悉刊正之庶幾國家

成法簡易明白眎朔之奸絕胃濫之門塞於是重修焉既而吏部尚書蔡洸以改官奏薦磨勘差注等條法分門編類名吏部條法總類十一月七司勑令格式申明成書淳熙三年中書舍人程大昌言舊制選人改秩後復任關升通判通判兩任關升知州知州兩任即理提刑資敘除授之際則又有別以知縣資序隔兩等而作州者謂權發遣以通判資序隔一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知上而提刑轉運亦然隔等而授是擇才能也結銜有差是參用資格也今得才能資

格但應選者爲上其次則擇第二任知縣以上有課優者許作郡初任通判以上許作監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許作職司廣幾人法並用從之光宗時言者謂被薦者衆朝廷疑其私而不信病其泛而難從縱有賢才不免與僥倖者並棄請約之乃命帥守監司毋獨員薦士所薦舉同參得人然有貪贓之聲而舉充廉吏或素昧平生而舉充所知或不能文而舉可備著述遂命臣僚自今有人則薦無人則缺其尤謬妄者覺察之嘉泰二年令內外薦舉並具實迹以聞

自是濫衆之弊稍革理宗紹定元年臣僚上言銓曹之患員多闕少注擬甚難自乾道嘉定以來常命選部職官窠闕各于元出闕年限之上展半年用闕[illegible]從文入仕者多即今吏參注之籍文臣選人武臣小使臣校尉以下不下二萬七千餘員大率三四人共注一闕宜其膠滯壅積而不可行乞命吏部於元展限之上更展半年從之七年監察御史陳垓建言乞申戒飭銓法十弊一曰添差數多破法耗財二曰抽差員衆州縣廢職三曰指射違法蠹政害民四

曰須入不行徼幸撓法五曰奏辟不應去所覬冒甚六曰改任徑捷紊亂官常七曰薦舉不公多歸請託八曰借補繁多官資泛濫九曰攝職守役心外求十曰區過居官蔑視國法總而論之國初官人之法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太宗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神宗分樞密之權而置審官西院遂以文臣之審官為東焉於後合東西審官之權而歸之左右尚書文臣之差注吏部若得專其責矣然監司郡守及御史省郎以上皆中書之正將副將準備將以上皆

樞密主之此堂除所以為重本也祖宗以來資格甚嚴其用其人也必曰常歷某資也由守而憲由憲而漕由漕而三路使而三司副使方除待制由正將而邊守并鈐由邊守州鈐而邊帥路鈐由邊帥路鈐而都鈐總管官方選管軍一資一級至不輕也自熙寧大臣超用新進有邑宰資序而為監司郡守者有選人未改官而亦須俊拔者官制既行資序止於吏部朝廷所除出於臨時而文臣之資格壞矣自政和之官爵日濫而橫行之任下及匪人邊郡之除無異邪

任官制復行武臣直樽皇城使雖樞臣莫之能改而
武臣之資格壞矣夫待常才以資待非常之才以望
如徒以資而已則盛德善行瑰奇偉儁之士或拘格
而遲回然專捨資用望則狂繆之流矯激之士或以
虛名進矣其用望之弊猶有甚於資也初時蓋聞有
不次而舉者有特旨而授者畢士安以侍讀學士兩
遷而正端揆宋琪以兵部員外三遷而居端揆王顯
閤門使也其正西府止於兩遷王繼英客省使也其
知西府止於一遷此固非純用資格者然資格終不

可廢也李定以資淺入臺三舍人不奉詔武功大夫之轉橫行則紹興廷臣深非之蓋資格嚴則人望爲足貴用望者至僥倖者至斯亦不足貴也已昔范文正公爲百官圖以進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則爲叙遷如此則爲不次噫必有范公而後可以用資格忠愍欲擢指揮使吏以劄籍進公曰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安用我輩噫必有寇公而後可以用望否則資望俱失矣至其薦舉之法稱舉主於未用之法察舉人于未用之始責舉主于已用之後此祖宗之良

法也咸平初上語李至曰凡所舉官多闒謬濫不若先擇舉主此擇舉主法也太平興國之詔曰九品之賤一命之微未常專委于有司必須召對于便殿此察舉人法也乾德之詔曰除授之制書舉主姓名或不知舉者並連坐之此責舉主法也擇之于其先則人知所勸責之于其後則人知所懼天子又于其中而致察焉則其權又不專在有司矣太宗朝舉京朝官委之蘇易簡陳恕舉御史委之樂黄目陳徽謂其人足以堪是選也今之達官不能皆偉人一當其

枉例可揀拔廉謹者舉清幹贓汙者舉貪濁此法之能
人如薦賢何他如高惠連之績用面授朝官張拜之
自新授以令長此皆親得于顧問者也及後班引特
爲文具去龖座于數十步之外聽唱姓名而已旅進
旅退何以知人若乃連坐之法則又始嚴而終以寬
如邵餘慶受誓戒不及猶劾舉主邵燁舉非其人也
經數有猶至停官其法之嚴也如此雖曰改節中變
許自陳首而又有不在陳首之限者其後有以罪犯
也若不可芘護舉主乃以陳首而免連坐則三法皆

壞而薦舉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大抵有勑舉有限
舉勑舉主者闕其人則舉不闕則不舉也限舉者每
歲有舉雖不闕亦舉也夫惟闕令長則詔舉令長闕
幕職則詔舉幕職闕京朝官則詔舉京朝官士大夫
修身所舉一二人而已故可以遴可以責天子亦可
以閲視自夫監司郡首歲舉限員不問賢否但欲充
數一人之身更六七任則所舉不勝其衆雖欲行三
者之法烏得而行之限舉不可行勑舉不可復善謀
國者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矣噫薦李師錫者凡三

十餘人擢之不次可也而止與循資賈積善史用服歷任書攷薦之者無一人終身選調可也而特以京官與之是權衡固有出于是法之外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陳同甫論曰有察舉而後有銓選有銓選而後有資格天下之變日趨於下而天下之法日趨於詳也方漢魏之察舉也豈以銓選爲可行哉察舉之不免于私則亦嚴其課試之法而已矣課試之有法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

選之歸於吏部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及隋唐之銓選也豈以資格爲可用哉銓選之不免乎獘則亦謹其注授之時而已矣注授之有弊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曹之有資格亦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銓選既行而人往往以察舉爲無用之虛名令人浸不如古故銓選猶不堪其獘而欲慕無用之虛名以求合于古而冀得人之盛是導之使爲私耳向也爲漢魏之良法而今爲虛名銓選有定制則其說豈易入乎然

魏元同沈既濟之徒、恐救銓選之弊、則惓惓於郡縣之察舉、奏疏論之、以幸一旦之可復、天下方病銓選之不定、而將趨于資格、亦何有于察舉哉、論雖不行、而識者高之、蓋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及資格既用、而人往往以銓選爲難守之弊法、今人淺不如古、故資格不能以盡防、而欲舉難守之弊法、以漸復前代、而謂古道之有望、是開之使無法耳、向也爲隋唐之盛典而今爲弊法、資格有定守、則其說豈易入乎、然

慶曆間范富諸公思救磨勘薦舉之弊欲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按百吏之惰天下方病資格之未詳而將趨于成例亦何有于銓選哉事雖隨廢而論者惜之亦以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然則銓曹資格之弊自慶曆以來固已患之矣其後熙寧間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新天下按唐六典而大正天下之官其徇名責實又已光乎祖宗而元祐諸臣之所不敢輕動也然而資格尚仍祖宗之舊而加詳焉及夫徇名責

實之意既衰而資格之弊如故凡其大臣之所請畫議臣之所論奏往往因弊變法而未必盡究其立法之初意法愈詳而弊愈極積而至於今日而銓曹資格之法其弊不可勝言矣夫人情不易盡而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間毋以法爲恃者樂其有準繩也以名譽取人人或以虛誕應之而薦舉直以文移爲據耳天下寧困於薦舉而終以爲名譽之風不可長者所恃在法也以積效取人人或以浮僞應之而往

勞直以日月爲功耶天下寧困于年勞而終以爲績效之實不可信者所恃在法也天下方以法爲恃而欲委法以任人此雖堯舜不能一日而移天下之心也將一意而求之于法則今日之法亦詳矣而其弊猶若此則人情果不易盡而法果不足恃矣方慶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及熙寧元豐之際則又以變法爲患雖如兩蘇兄弟之習於論事亦不過勇果于嘉祐之制策而持重於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

而兩論立焉雖自以爲善爭兩朝將使其君何所執以爲據依哉藝祖承五代藩鎮之禍能使之拱手以趨約束故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于漕司兵各歸于郡而士自一命以上雖郡縣管庫之微職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勢始一矣此其圖回天下之大畧而非專恃資格以爲重也當是時宰相得以進退百官而吏部尚以身言書判爲試則猶仍銓選之舊也取人猶採名望而薦舉任用磨勘遷轉猶未有定法

凡欲使天下之勢在我而已故朝廷尊嚴大臣鎮重士論時政是非利害者百不一二也豈不繇拔令吏資格日繁而銓選之為虛文久矣廟堂方以資格從事下人輕上爵小臣與大計則其徇狥苟求浮僞偷惰之風不當用求之法也

古今治平畧　宋代銓選

卷十六

國朝銓選

明興立制，文武並用，文選主於吏部，武選主於兵部。兵部之選武臣，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後也紀用任子之法，父死子繼，無子者兄若弟繼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揮以至都督，則以才能擢用焉，又不專於資格矣。文臣入仕之途非一端，其大要有三：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員資格止於七品，用之爲佐貳幕職、監當管庫之職，非有保薦者不得爲州縣正員。監生則出自學校之貢選，及舉人之肄業太學者，循資以

出先歷事於府部諸司然後次其名於選曹仍資考其高下而授以職進士初亦循其甲第以爲出身之差及其功績顯著則不資擢用往往拓越常調凡選歲引選六類選亦如之遠方選二朝覲之歲揀選一歲選教職者無常期選庶吉士會翰林院禮部御史會都察院凡陞必滿考不能久任不待考滿曰推陞類推上一人取　旨單推上二人三品以上九卿及僉都御史祭酒廷推上二人或三人內閣吏部尚書勅推上二人或三四人皆請　旨以署職試職實授

覈年資以裁革并省兼衙添設改註選量繁簡以爲舉
起廢徵召造僞與以帶俸添設註銷恩冗以降調除名
驅罪逃以官程勤吏治以寧假悉人情此其大槩也
洪武元年八月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
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廣賢才以治其民所
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已之私不
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爲之長但
欲私其族類羈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
心也況奸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至朝廷之上賄

畧公行苟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爲椿本年以來其獘尤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爲戒選官之際愼擇其人勿徇厥獘是年　勅北方守令以撫循之意　命中書給賞以勵其廉耻復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　上諭中書省臣曰或言刑錢之任宜得長于吏才者掌之然吏多狡獪好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且自古儒者知古今識道理非區區文法吏可比也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委任之意何也豈選任之際不得賢才歟卿等當夙

夜究心苟非其才勿輕選用四年以季守道爵同爲

吏部尚書 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也鑑明則物之妍

蚩無所逃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

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

任非其人則鰥官曠職病民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

公平以辨別賢否當是時 天子銳意英俊以圖治

統輸旗東舟交戰于四方初定金陵辟儒士范祖幹

葉儀既至訪道祖幹手大學以進曰具不出此書克

婺州置行中書省 召儒士許元胡翰等日會食中

輸二人講經史治道。克處州，以書幣徵宿儒宋濂、劉基、章溢、葉琛至，入見。上喜甚，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命有司創禮賢館處焉。聘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銓、高郵張長年入見，年皆七十餘。上喜，命坐，顧問者良久，並立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上曰：卿等年固高，朕不必似煩以政，故授今官以輔導太子，免早朝，日晏乃後入。不久且從卿志，庶無負卿等生平，為鄉里光重。其勿辭。恂等固以辭，乃賜勑禮遣之。時孝廉人才及郡縣學所貢士若

富戶耆民皆得見見稱　旨即擢御不次而國子生奉
命巡列郡廉官方吏治問察民間疾苦還稱　旨即
擢用爲行省參政僉事知府等官至有擢僉都御史
者已患雜流爲民害也　命國監擇監生通經術者
千人送銓部選州縣官　賜遣有加作到任須知俾
除授者就銓部領憑訖闕須知繁劇既至官盡一遵守
毋爲具文時吏部奏王事員多欲以主事王性任戶
部　上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
故官有多寡當因時制宜豈得盡拘一律乎況初入

任者政非素習事何由治職何由備哉自今六部官無得輕調如有年老者就本部陞用尋　命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郡得一賢守縣得一賢令足以致治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煩劇同祿入供給未免疲民可量減之于是吏部議減北方府州縣官三百八人久之又以官員聽選之在京者久任客邸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人使賢者喪其所守實負　朝廷待之者非其道也因令自今詮選之後以品爲差皆

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為令。　上欲破資格用人。謂吏部曰。　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為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格。今後庶官有才能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煥文自西安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為戶部尚書。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才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蓋一王千用人。諸所定貢舉銓選考課法。頗參前代之制而詳擇之。然不專倚也。已而廷臣有言。比來儒士起自田里而擢用驟峻。非　朝廷愛重名爵之意。　上曰。朝廷爵

祿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豈可限以資格朕但期得賢名爵非所惜若日起自田里不當驟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隆中一旦加於　朝廷之上遂建功立業何常拘於官職朕所患不得賢耳誠得賢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已而給事有薦士者　上曰宜何官對曰宜牧民又問其所長對曰其人才高年少勇於政務　上曰才高多過中勇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見其可夫年少未嘗歷練恃才輕忽用其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

氣質用未晚也又常　諭吏部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才德俱優者上才不及德者次之才有餘而德不足又次之苟二者俱無若逐勢變移任情威福言是行非此則小人不可用也　成祖即位　申勅百官於吏部尤詳重畧言圖惟求賢迫於飢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群臣百姓中堪重任而沉滞下僚堪劇煩而優游散地抱德懷才而隱田野者各以名聞毋娟嫉蔽賢毋狥私濫舉已因吏部奏請選官　諭曰銓選辨別邪正但當揆理不宜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為進

退任情則以從違爲取舍尚其易哉又言用人備嘗隨所長才俊者治事德厚者牧民各有稱也有才者不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時有太祖時未仕者至建文中授以官後復以罪覺黜尚書蹇義以請上曰天下人才皆皇考造就爲國家之用初興之主往往因才擢用可也須蹇義又上言在外官職惟承流宣化以撫字爲職必須得人然得人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近侍及外任五品以上至縣正官各舉所

知吏部考驗擢用其所稱非才或授職之後闒茸貪汚則連坐舉主　上是其言命所司並行焉　昭皇帝即位首申重舉官之令謂廷臣曰君以求賢爲務臣以薦賢爲忠人才大小皆有所用天下之廣豈無臯夔顏曾之徒誠得一人可勝千百宜悉心體訪勑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及知縣舉賢才未仕者或淹下僚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才能文學出衆者嚴實薦舉聽擢用濫舉蔽賢者罰彝　勑　朝廷比數詔下求賢而奉行徇私或以賄賂或以親故得賞才

無幾政將何由理民何由安計自今嚴舉主連坐之法

諭尚書義曰天下治亂在庶官唐太宗書刺史名於屏風朝夕省覽有善政疏其下故庶官効力致斗米二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常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南廊至慎重也今府部官朕朝夕繼見得猶察其賢否若各省三司官乃旬宣大臣隆重矣而朕未親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即聞其賢否邪正又不能省憶臣工善不善而 上忘之於勸戒何有吏兵二部悉具各司官姓名履歷揭西序朕得親品騭焉又

諭尚書言御史　朝廷之耳目非老成識治體者不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於治而樂得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狠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者往往被其陵挫小人阿順從諛則與為膠漆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省識亦烏在其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慎選擢以清風紀久之以武臣踈於事理而專軍法　命選任方面參政副使等官於各邊參贊軍務治章奏督糧儲文臣協提督自此始也已　命擇國子監生有學行者十

六人俾翰林嚴試擢其尤授六科尋擢爲給事中
宣宗明聖以長年嗣位閱天下治亂之故甚熟既而
踐祚下求賢詔出　御製猗蘭操招隱詩　賜大臣
以風而文武重臣咸驩然於君臣同遊之盛　勅吏
部言朕負荷鴻業思得賢才以圖治理寢食弗忘間
者　勅朝臣三品以上各薦所知示以猗蘭招隱之
作庶幾在廷體朕志乃曠日積月所舉未聞豈盡
無遺賢之可舉歟何怠忽不稱也孔子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況天下之廣生民之衆乎吏部申諭三品

以上惟才行文學者畢以聞又　詔曰君國之道保
民爲先當春時和耕牧生而軍民曾未盡得所念
何以答　祖宗眷命之意乎夫布政按察司及府州
縣官得人則政理民安非人則豈被蒸庶而術資歷
授將賢不肖混淆求得人難矣吏部其令三品以上
官保舉必得廉公端厚識治體能爲國爲民者充其
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有司具以　聞後有贓
私罪坐舉者已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劇繁難治
擢郎中況鍾莫愚御史何文淵員外陸本深等知蘇

常溫吉安等府、上特召見晏勞焉、是時重舉官、尤
臣奏舉賢能官者、上爲降辭色慰藉之、而廷臣選
愼無薦舉、則降敕責焉、至於各司府州縣官亦得舉
賢良方正一人上之部、後有贓罪連坐、已合臨　御
來三科進士、親試文華殿、拔其尤、授修撰編修評事
等官、進學文淵閣、優待之、　命內閣考在外曆官、有
文學者六十人、拔其良七人、歷事六科、而天下郡縣
學生員年四十五上者、考選送國子監、　令及時進
用、其官有贓罪、卽復職嘗所得　誥敕、畢追奪、諸鼓

舞人才之意蓋然備矣。正統初議者。言府州縣正官專保舉。則恩出於下。宜循洪武永樂初制。歸吏部選除。大學士楊士奇言。往藩憲二司及府州縣官不得人。爲百姓患苦。蓋以吏部權衡獨擅。聞見不廣。未盡得人故也。宣宗皇帝勅命大臣保舉。比多得人。間有一二非才。自緣舉主審覈不精。及所司不行糾察之故。豈其法弊哉。況所舉官。皆吏部審擇具奏。得俞旨乃授。非上允。不得授。恩固上出也。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京官三品以上舉郡守縣

令而天下昇平此其明效　宣帝體祖宗之心行仁政此其首務奈何輙聽人言而改易焉且所言者實由闒茸無藉之流不獲保舉遂營為飛言欲隳良法耳可不加深察哉於是乃　詔保舉如故而嚴舉官連坐之令已又　勅曰牧民官縣令最親必得人而後民乃安近方面郡守由保舉率得人絜己奉公而知縣缺員未舉豈果難其人邪抑為例拘不舉邪進士監生皆　國家作養成才待用者何曾不省也日令進士觀政一年監生坐監三年以上有學識者

由吏員入官歷兩考廉慎忠厚愛民者科道官各保舉以　聞送吏部銓用又　命在京四品及國子監翰林院並得舉蓋實重守令已至　天順初始行之然天下要職悉出於三楊之門吏部拱手而已大略其間不無偏執而猶頗持公論嗣後　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沒王振用事雖名保舉而進退人才之權遂內移於中官自是邪正倒置賄賂公行謫罰者往往以饋遺之多寡異其能拙而貪饕成風所在掊克焉然當其時太阿旁落即令選授總於選曹爲吏部

者能自振否乎○議者不察○猥以保舉為病○何言之過也○

景泰初大臣保舉者多私所親故為養交甚且有受賄囑而不得薦者因觖望為流言銓部大臣亦願以銓選權不盡由己也籍籍誹保舉於是御史張子初鍊綱等言御史從大臣保舉而任則大臣有過必鉗口卷舌而不敢言其有請囑必俯首帖耳而不敢與厭停之以清獘源下禮部議部是御史言歸部於己而綱復言吏部選受私姧請復保舉而大臣以[illegible][illegible]偏反無足錄也罷 上下制曰朕期方面郡守

得人。令大臣保舉吏部推選、乃彼此相蒙官不得人。令惟布政按察使缺。令三品以上會舉餘吏部訪求著爲令。時長銓衡者王文端直以延薦例罷益留意人才。委任僚屬。凡御史出巡歸者、令報其優劣以備簡用。繼之者爲王忠肅翱亦嚴加考察公銓汪杜請託。自是四方多號得人。奔競之風爲之一息然至危易 儲宮陞賞盈額官方稍穢矣 英皇復辟。曹石輩怙奪門功權威熾爽。一時冒勳陞秩者四十餘人。則名器之濫不問可知。自二凶授首。乾剛

獨奮而其時內閣李賢亦盡志匡翼朝夕孜于是令冒職者自首免懲不數日間盡歸釐正臺閣爲之一淸會重修通志簡擇儒臣而禁花雜流推顏外補至是舉數年闒冗之風掃除殆盡自是罷郡守以下會舉例而兩司方面猶行保舉至是賢始奏令方面官缺吏部務推舉二人請 旨簡用永遵爲例自是銓部得舉其職而聽 帝亦勵精求理 命吏部擇內外臣僚爲郡守陛辭日 召詣文華殿 親諭訓勞咸給鈔爲道里費一日召學士賢 諭曰今各邊

革去文武巡撫以致軍官貪縱士卒疲憊其可舉選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需才最急 上復曰卿與王翺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且日多舉數人擇而用之賢退明日議推十二人以進 上遂定浙江布政白圭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宣府僉都李秉大同御史徐瑄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寧夏陝西布政芮釗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又吏部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 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爲忠國公

石亭鄉里羈留又以奉迎功陞工侍復營就今職士林恥之 上又恐其奪情即令守制復 召賢曰吏部侍郎乃人物權衡非他部可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人用之復問其孰優劣對曰鄒幹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俱稱有大臣之風 上曰然遂用之士皆稱悅有禮部郎李和者托一釋子爲權近求爲侍郎議論紛紛 上以問賢賢對不知 上悟復問吏部[illegible][illegible]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 上復問賢對曰

公諭也　上意遂决明日除爲禮部侍郎初吏部舉賈銓爲戶部尚書　上以問賢賢以銓貌不稱名舉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不宜薦舉一月復　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足見其賢也上曰如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哉遂　召用之富經理財賦濟以勤廉不動聲色而出納節適云蓋　英廟留心擢用如此則吏部不得專而亦不敢有所私矣時王翺蒞政嚴考察

公銓注抑倖進杜請托嘗以官吏給由起復文憑過限多匿乃行覆勘法而奸人不得爲計取選故以硃書下緣爲奸糊塗莫辨翶易以墨欵遂絕翶時膺眷甚渥每用人必訪於翶翶亦以用賢報國爲已任焉

故事曰　御晚朝廷臣門奏事甚悉輔臣密勿於用人尤謹無吏部具缺　上或簡除或保薦皆公朝傳旨行之初非中官所敢專也　永樂中傳奉方賓擢兵部郎日赴任此簡除也　宣德　正統間用輔臣言重保舉之法　景泰初命吏部專行至　成化中吏

選授私外頗請復保舉於是 命京堂四品以上官具缺 上而親簡除之已而權寄下移廷臣忠焉於是給事中沈瑶等言兩京四品以上官 陛下親簡用之矣外方面官又廷臣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官缺會內閣推方面官缺會同三品以上保舉防專聽之漸便 上命查舊例得簡除事大怒曰此 先朝舊規御史給事中顧不欲朕行豈薄朕耶於是廷臣不敢復言而傳奉出身官以爲常當是時太監張敏兄子苗以承差得太常丞乃傾

斂貲爲獻乞侍郎不允得南通政于是白丁錢慶爵販技藝若豪宦子弟率貲緣內侍進珍玩輒得官大者至太常卿通政丞不復關吏部謂之傳奉官多至數千人乃知唐疇咨四岳亦重僉謀周宰總百官亦隆推讓保舉公聽並觀而天曹參酌銓法固百世不能易也尋宦官汪直梁芳等相繼用事耑進諸淄巧引用方術一時 朝列亦直黨相援而翰林萬安獨無所交有李泰者內臣養子也安尋與泰相結爲腹心尋以內閣闕人且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

不懲不至遂薦安歷禮部二侍郎兼學士入參幾務

暴死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日以囑託貪賄爲事又交

結宦官爲內援凡所屬無問賢愚惟有內援者擧用

初德貴妃萬氏侍　憲廟於邸備其父貴爲諸城邑

吏至是以貴妃援擢指揮兒通亦爲錦衣都指揮寵

震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安喜同姓陰使人結通之

妻往來於家爲進妖僧繼曉以固其寵時江右李孜

省亦以小吏幼術與其徒鄧常恩俱驟躋要津安托

孜省同鄉學士彭華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拔之

巽巳者百計去之一時詞臣若禮部侍郎邢讓祭酒陳鑑而方正之士如王恕馬文升耿裕秦紘皆相繼逐時秉衡者安與劉珝劉吉而珝狂躁吉陰刻爭爲巧媚以固祿緣而貨賄之濫傾殫帑藏無一匡救之者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久之吏部尚書尹旻左都御史王越與劉珝爲一黨安與彭華爲一黨互相詆傾珝黨一空舉朝側目莫敢顯訟其過先是　國朝進退大臣皆出　宸斷一天顔間陞用大臣每畢宣吏部發　王音除授　成化間始有

吏部會官推舉之例其權遂歸內閣毋過欽吏部必
先謀之務錯已意必令再推或諷所私言官論劾故
吏部多與內閣相黨附尹旻既內侍與援遂不比內
閣而中官隱市徘寶多端　孝宗改元求傳奉官
悉革而首推王恕掌銓衡恕在職裁抑僥倖褒奬名
節甄拔淹滯中貴無敢請謁者而舊輔吉安等俯首
所軒輊恕亦腡腡不輒撓初司樂徐啓端已經並罷
尚書劉岌奏本寺缺官求復之恕議　嗣位之初首
罷傳奉官弃猇邪息今岌為啓端復職是為傳奉官

立赤幟也若用一人將數百千相率而來豈勝煩擾

事遂寢　內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太司參議又

上言祿出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超陞恐非所以

愛之也惟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

議從之愬所執持多此類逮六年以後頗多內降官

益冗時太宰屠滽執奏謂天下士非詩書而躬案牘

者銖銖而竭筋力積數十年不可得官而自身之人

乃或弁兢技幸如拾芥然非振飭官方之體也且今

之傳奉即漢西園之爵唐斜封之官宋內降之比也

其爲政體累不淺矣瀚繼恕柄銓政廣寄耳目以公
考選進退黜陟無所避有監司以憂去任或元一人
宜黜瀚曰古者不代有喪之國況無顯惡乃乘是黜
之耶每注選至疲癃弛停筆久之必擇宜風上者因
奏著爲令尤痛抑僥倖或造請者必置其人於遠地
有貴近爲所識求京秩乃詰其使曰爾爲一士執
若爲一大臣耶必不允嗣是倪公岳馬公文昇俱甄
拔公平愛惜名器彌成盛化豈偶然哉十五年文昇
以人材乏缺宜加培養遂上疏曰　高祖首開制

科以經術為本慎重進士之科而於京官尤加意焉何則後日内而卿正郎署外而方面府正俱于此出故凡在京官初入仕且令試職一年稱者責授否則別調此造養人才之端所當遵而弗易也自廢墜以來在京進士等官除授之後不悉心政務考證古今以致識見未充持守弗至一遇用人輒歎之才及至升擢外任多有不稱任使三年之間罷黜者衆所以陞愈驟而遷愈速即今部無五年以上之郎員外無三年以上之司使日甚陞遷怠忽政務治道未隆職

此之故自今除曾經轉陞及一甲不試職外其餘主
事給事中評事中書行人承除之際俱先令職試一
年滿日考覈如果勤能不怠老成練達奏請實授若
輕浮淺露怠惰不稱者改除外任庶人材造就任用
不致于乏人舊制更新不致于廢墜而不舉矣已又
議開行人博士兼除務選之儒素自戊午以來
孝廟御極十有餘年矣益明習機務勵精治平每至
進用大臣及政事得失恒坐煖閣　召文昇及學士
劉健等反覆容喻求其允當嘗　召兵部尚書劉大

吏都御史戴珊至幄中言爾等與各科道官諸所陳政務業行矣然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其人則政何自行民何由被澤哉是諸所陳行徒文具無益也獨與等其悉心體訪諸巡撫三司必慎簡得人爾珊更慎擇御史以巡方岳明黜陟庶有司得人而民可受福也○二日　召大學士劉健等諭之曰戶部覆處置流民事起用侍郎何鑑何以不會吏部健等對凡係本部承行從前亦間有徑推者　上曰此前人之過也吏部以銓衡爲務推舉人才乃能職掌若使會

推他||不稱亦無後詞是年　令助教等官舉人出身經薦舉者兼取考選御史十八年又　令舉人出身教官歷俸六年以上有才行出衆者取選科道等官蓋浸欲號通融矣　正德初許襄毅進掌銓政取人先行檢氣節而後才藝于抑奔競杜請託尤嚴時有結與援覬京秩者進一一日悉外補工侍甚爲里開託閣營求改吏部進對衆面語之曰君年上求秩已不卑循資而往不憂不貴乃訛斯人速化乎行取推官熊鳳文至文選司門不跪文選短其傲進曰爲推

官已能不屈膝文選使爲御史肯畏强禦乎卒用爲監察御史先是銓選考畢不判名第於卷有請託者因得上下進每考畢即看定卷面而以選簿挨塡注選時有爲輔臣內第者以上選囑進曰名第業已判定雖予亦無所庸力竟不從論者謂選法之公自王端毅以來人而已然王處其易進處其難時逆璉竊威福自宰輔已下多阿意承之進獨正色不倚一切請託泥不行而有附璉致囑者進亦往往難之以故在當時猶能自行其志使紀綱不至大壞者其潘

倚望有以鎮之也已而學士焦芳黨張綵共擠進
綵遂驟躐太宰益依倚閹黨賣官鬻爵名器侈濫至
文事則委之劉宇武事則委之曹元凡大小陞除皆
以賄求及抵任浚削以償紀法紊棼不可勝言後至
楊一清薦政稍黜邪裕正蘇釋凡逆瑾所搆陷者速
茹以進國是復定未幾世宗登極凡正德
間巧立名色陞授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盡汰革罷
積年宿蠹一旦頓清海內喁喁望中興太平渙時胡
世寧上知人官人疏畧曰內閣舊當寅亮勑承之

任乃令又總裁六卿之務而議其黜陟於職任至重而兩京六部尚書若左右都御史秉國家大政持天下風紀于隆重次之內閣闕不當專于翰詹吏禮當斟酌　先朝閣臣李賢等故事于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簡在其公忠體國知人有容練國體王事者推補部尚書都御史闕宜于內部侍郎于外督撫副都御史中簡其人才望超著補之則心膂股肱得人任職而天工時亮矣其部堂官資望京臺堂官若邊腹總制總督撫視都御史柄權重必先之以廣推而後

能得人後之以重擢而後能久任仍論其職務難易輕重而後以其人嘗之或量其才力能任則由簡易而陟重難或聽其心志所安則辭重難而就簡易務爲官而擇人不爲人而擇官原職內有才力不及者調簡輕不爲貶原職卑而年深望著者擢鉅重不爲驟則資于望協才于職稱而大臣者皆足爲民表矣

一翰林春坊詹事府等官以備顧問侍講讀草制誥修史牒特爲清要之職而吏部四司郎屬亦既要且清給事中御史並擅言責唐宋以來咸重之然多選

外官才學過人能行尤最者以充雖爲進士舉首必先試僉判而後召補館職召實臺諫召判銓曹　國初殿閣翰林多用徵聘隱逸之士　永樂　宣德來始擢士奇張洪由王府審理教授黄淮劉鉉由中書舍人鄒濟陳仲完由教職他如此類者不數則猶初選不授也其後進士初選即授吉士吏部臺諫則殿閣臺省之重可優游安坐不勞而得之是教競而導驕也故士初入仕即有負緣美官之心既得美除即爲持祿養交之計宜復舊制聽吏部照各衙門事體

從公推訪選補果有才行卓異學問優長操行純篤者而各以資級奏補翰林官詹果忠直公明端亮不阿明達治體者奏補吏部臺諫其翰林官詹吏部臺諫不稱職或才宜別用者俱許論資改授則 朝廷公卿宰輔之儲耳目心膂之寄百官取舍予奪之權重真得人矣其在外布按二司官宜於本省本衙門遷轉僉事徑陞副使副使徑陞按察使按察使徑陞左布政使參議徑陞參政參政徑陞右布政不必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至往來不常虛曠歲月各道紛

巡僉事改道不常地方難事皆推避不理以致豪强貪猾貽地方患害宜三年滿日方許改道仍考三年中奸弊賊盜豪强貪猾擊斷有無以爲殿最各要地兵備及提督學校官俱于資淺人員内推才力相應者先陞僉事後加副使其職任不許他官攙越所屬有司罪犯聽提問不必委官提學任久者推陞少卿祭酒等官兵備推各邊巡撫餘照常遷轉其知府知州知縣于民尤親於治體尤重宜畧倣唐内外均調之法不歷刺史郡守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

得任臺郎給舍進士出身不得徑選州郡正官京官外補不得徑陞參政副使參政副使缺惟推訪知府知州知縣久次卓異者當之則監司陳臬守土守令尊重難摇各得其職善政行而生民蒙福矣其廵按御史權尤重尤須慎選識量廣弘才行老成識達治體有愛國愛民真心者而後遣其差回各具所按應行應禁切要務開款呈報聽覆于都御史都御史查勘考察稱職者保結具奏復職不稱降調罷職有差其廵按四五次舉措中理輿望攸服者則超擢示褒

諸經慮深恤矣事須後四年吏部尚書廖紀疏陳三事一正士風一重守令一惜人才至謂　祖宗朝守令率九年任滿以爲常間有保留且復再任邇來官不久任遷轉太煩人無固志政多苟且今宜遵舊制守令必以九年爲滿其政績可嘉者知府陞布政司官知州陞副使知府知縣陞知府郎中得　旨守令以九年爲滿有政績卓異者不拘進士舉人監生依擬陞秩仍舊管事原處有缺于三年以上知縣行取選用方面官照舊例會[illegible]舉[illegible][illegible]參議選陞參[illegible]

即于本省及附近省分推陞不必驟遷數易以致奔走廢事五年兵部主事霍韜疏謂在流獎官翰林者不遷外任官吏部者不改別曹陞京堂者必由吏部人輒以三官為清要以至翰林不畏　陛下而畏內閣中外百工不畏　陛下而畏吏部往自翰林入閣必五品以上須至三品即遷外省參政及各部侍郎凡六部尚書侍郎或留兼師傅等官改除參政翰林六品以下俱調外任練達政體仍轉翰林六部郎中員外給事御史俱補郡守僉事參議監司守令績卓

異卽擢卿丞有文學者擢翰林而舉人歲貢亦得以擢翰林陞部不宜泥其資　止以所奏　命廷臣集議以　聞吏部尚書廖紀等覆奏謂以翰林吏部不遷外任臣謂翰林設官之意本與常調不同在史局則國典攸存在經筵則君德所係或以備顧問或以待王言　累朝優異之典視他官爲重況九年考滿陞二級間遇祭修乃一轉官今欲與常調比而同之非　祖宗建制之初意矣　其謂編修講讀六品以下俱調外任臣觀講讀臣俱　及第人員或考選庶吉士

凡儲養數年方進斯秩六品外任則如府判州同之屬今二甲進士倒為主事知州翰苑儲才乃欲無罪而使居州郡下僚是豈人情也哉吏部銓衡之任亦非他曹可比必公正練達者方稱斯任若資望既深量處京職亦不為過然亦間多外補謂官吏部者不改別曹歷京堂者必由吏部耶若內閣尤政本所關故近日所用皆 先朝輔導舊臣謂欲閣臣至三品即遷叅政侍郎是非 累朝優禮老臣隆重師保意也又謂尚書侍郎改布政叅政是為有罪者言與有

功者言與臣所未知也願陛下詳察焉　上曰朕以
人君深居宮禁不知外事必賴左右大臣協力賛佐
若爲大臣而不能實察民情何益治道翰林官有材
堪布政叅政及提學副使者具加陞擢正欲其實歷
民事以資聞見以備他日重用吏部及諸曹年深者
亦宜察其才識內外叙用之豈可循資輕授耶七年
給事中陸奏言選用行取及奏保旌異專重進士若
舉人監生有賢能者宜取併用教職之選往時所重
比來甚輕有志者多不樂就乞于教有成績者陞擢

其歲貢仍服舊規府學一年二人州二年三人縣一年一人通命坐監讀書以中選取教職王府官終身不遷有厭簿宗室之意自今乞選有學行者爲之秩滿一體遷轉邊方長吏視內外尤重今有願就遠方之例實徇苟祿者之私又考察不及者類調省是薄其民而以不肖治之也宜精擇良吏優其遷擢鹽法馬政國之大計非廉幹强力者莫勝今行太僕苑馬鹽法等官銓曹甚輕其選夫官不擇人而望其修舉無是理也凡此數欵乞勅吏部盡行釐革又陳四

事曰乂任使愼考察汰冗官復制科　上以其言有
可采下吏部施行惟制科報罷八年　上諭閣臣以
不係縣令決不得陞御史給事不爲郡守決不許超
爲卿佐每三年之期將可否分別等差量爲勸示六
年倍之九年加倍之又　命都察院嚴戒巡按命其
公舉劾秉政體必親爲拔歷以稽其職之修否不許
折挫淩辱如此則守命自得以重民生或可安矣詳
議以　聞八年吏部尚書方獻夫言任用守令之法
弊有五一曰選任太輕二曰遷轉太數三曰旌舉不

[illegible][illegible]日禮貌太學五月職守不明必深探弊源嚴加

禁制廢　主恩可以下流　上深然之九年保定巡

撫錢如京言　京畿地重請銓進士爲守令不宜濫

授歲貢　上不許曰前屢詔所司隨材任用不拘資

格但有治行宜民者一體擢用蓋科舉　國家取士

正途不可偏重茲所議似特重進士而視歲貢大輕

令人何以自奮保民之道奚由廣及宜申明前　旨

行九年南郊禮成　詔曰天之立君本以爲民今天

下之廣兆民之衆爲人君者豈能人人而加之惠哉

惟在內外大小諸司得人任用而已我祖宗朝雖定科舉歲貢之法猶爲薦舉之例並列三途自科舉之法行尤以偏用進士爲重而歲貢之法遂輕薦舉之路已盡塞矣夫三途並用材無偏重而人材有餘由是懷才抱德之士斯得顯于世非特求之文詞之徒而已今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禁方面之陞田野絕保舉之路有一邑缺必求進士出身者斯得推補以致人尚浮詞不修實行甚至修于家而懷于 天子之庭欲求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者率未易得也吏

部禮部其詳考舊典具奏俾科舉歲貢薦舉三途並
用但有真才實德不拘資格一體不次擢用廉忠義
向風浮薄改行內外大小諸司各得其人以爲惠民
致治之本十年吏部奏曰　祖宗求才圖治之法不
限一途歲貢不足則求之科目科目不足則又求之
薦舉夫薦舉者有人才則又取之有孝廉則舉之有
儒士有秀才則舉之有賢良方正則取之懷才抱德
經明行修則取之故薦舉一途比之科貢二途得才
最廣三途並用然後天下之人才得以乘時並進而

野無遺賢至其錄用則又惟求才與位稱者用之初不論其出身以爲叙遷之地故當時號稱得人多係薦舉所出奈何後來科目盛與進士一途日重于是薦舉之路遂塞歲貢之法亦輕矣夫薦舉之途塞則山林之下雖有賢士無由進用歲貢之法輕則貢之于禮部者類多衰朽無用之人故當事凡遇京堂方面有缺其勢不能他求只得取足於進士者用之伏詳

詔旨切中用人偏重之弊令天下各府州縣正官保有懷才抱德或經明行修不于名利素爲鄉

訐許可伏在岩穴者悉聽所在有司即時薦舉從本處撫按會同布按二司覈實　選本部考驗奏請量才擢用若有徇私濫舉紏劾所舉之人後有犯贓罪者連坐之其舉人監生見任官員果有才德出衆屢經撫按官論薦及于本部查訪相同者不拘常格一體陞用京堂方面等官以勵其餘如此則取人之途既廣用才之法亦均勞於求賢逸于得人而雍熙泰和之治可計日而成矣　詔從之三月吏部奏請揀選舉貢監生在部需次者于是選授歷事舉人孫

翰院薇等為臺省官有差當遲時　上明威自柄內閣元輔部院大臣權用不以次有不稱亦往往被重譴常謂輔臣言六部官宜慎重天下事皆所經綜宜精擇其人量才授職方稱古制已兵部以虜警請添遣大臣經畧　上曰天下官有定員員有定職惟未得人舉職故有事輒擬添官今邊務責巡撫芻餉責所司令盡心經理而可矣遣畧庸滋擾何為且虜賊出沒無時士須休養待敵其毋遣常　敕吏部尚書鋐言吏部謂之天官者以百凡奉天銓量品騭賢不

肖進退殿黜必當外不避怨內不避親爾云也誠如是君有得人之喜民受福而蒸績凝居是位者亦承有不朽之譽卿寧不思朕以此地特重不授他人而簡任卿卿宜有以報朕昨疏云大禮之人非大過不敢言此何以稱焉來歲當考察期宜勉持風裁務使功不揜罪私不害公官知警而民有賴夾持朕于不逮其自勵必毋以私勝公慕重任如此而是時用輔臣言出翰林官調外任親民練政事而諸府州縣官得入院爲侍從官又西北邊防虜任用需才 詔吏

部別立選法歷遷資格凡邊方守令將應選進士舉
監酌量地方遠近取年力相應者除補無專以歲貢
援例及告選遠方者際授各兵備守巡務擇猷品毋
以才力不及者改調其有盡心撫綏建立奇功者聽
撫按薦舉吏部參酌破格超擢爵賞又 詔更定邊
方又任歷除降調例巡撫總督必六年以上始得出
轉方面知府比腹裏量減年歷級而不易其地州縣
有治效俱一體又任超擢而凡降調者量于地內詮
選不必他擬皆美政也鄭端簡有言 肅皇應乾

紹統光莊　寶極知人哲于放勳勵俊乂于丹禹簪

刪不遺瑕瑜並蓄愼重名器未常一歲九遷收攬人

才奚啻拔十得五亦云盛矣其後土木禱祠之事作

國費弗給而度支將作二曹至增納銀事例鬻官賣

爵幾同貿術加以大臣營恣美遷陞秩往往以私昵

得遍或以一二千謝美缺或以七八百得與遷叅選

局一開公輸之門如市于是一時濫僭宮殿將作至

登秩司空之職焚修方士或累爵宗伯之重而諸富

人貴游子及奸胥大猾往往竄名恭繕籍中得官無

慮數千人則當日掰贊者不能辭其咎焉　隆慶三年大學士高拱兼理吏部疏曰臣惟兵部尚書郎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危所係任至重也況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為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需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歟良由儲之不預是以不能率得于臨時也夫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部

所以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不得其人既未必可用而又遷爲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爲傳舍不肯專心于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簡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于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郎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將入以候尚書之缺譬之通

敢鴻臚然待次于下魚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則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養材雖足以備用而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恐不周何以盡人心夫邊之臣涉歷沙漠至苦寒也出入鋒鏑至艱險也百責萃于前是至擔當也斷罰繩于后又至危懼也其爲情苦視腹親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

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尚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先則人必欣于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于蹭蹬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于用之不效者既蒙顯罰而用之效者乃不蒙顧惜事一人手更無援助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此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

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以勤王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所周知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四年　上復邊方職任疏曰臣惟薊遼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埸之責虜騎蹂踐既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綏撫即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貴非升遷

責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謫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尚然罔效又何有于邊方待之旣薄志意隨沮又何望于展布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邊方爲遠地而曾不思遠地安然後內地得以安也　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當爲地擇官今邊方尤宜以賢者處之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畧恢弘可當大任即由此爲兵備爲巡撫

爲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效爲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其有觀望推委以故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旣開功名之路以歆之于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于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

部從其議拱尋又言廣東舊稱富饒之地近者民窮盜多皆坐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說有四用人者以廣爲瘴海之鄉劣視其地有司出甲科者十之一二而雜行者十之八九銓除者

十之四五而遷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又自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于自棄一也嶺南荒徼僻在一隅聲聞既不通于四方動靜尤難達于廟署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即無復有誰何之一也廣乃財賦所出而又通番者衆奇貨爲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豔人貪風既成其勢轉盛間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既爲之矣而所劾者亦不過聊取一二苟然塞責固不可以勝劾也彼見撫按亦莫我何則亦以爲得計而無所忌憚居者既長惡不悛來者亦論胥以溺一也

以甘于自棄之人處僻遠之地鹽可漁之利而共圖於無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驅之盜賊也若不亟處奬將安極往歲奉　旨多取進士議者謂當于此等充州縣正官之選或問參以衆人嚴加考第毋容雜遝濫者得肆于民上則地方猶可為也然不肖者罰固可以示懲若使賢者不賞又何以示勸請于政績有成者特加優處以風厲族官按在部究心人才搭破資格將天下重制科輕科貢拱日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

而寺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貢又舊例除吏將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缺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爲祇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于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惟歷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于冢宰拱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二侍郎同所屬揭之郎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至若監馬之官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

有似鼎積谷還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粮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於是特寬其額而官不苦難教官館驛遞閘壩等官本無明社而境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有官者不得歸乃請得選本人皆稱便焉

萬曆初罷朝覲考察狀黜者以其公議公許故屏棄不齒若嵗時因言官論糾及言事被譴者撫按官得保舉擢用又

諭吏部言朕奉天子民注存那本思欲固國安民必得賢有司加意牧養之今朝覲考察在邇吏部其悉心體訪各官賢否催

以收愛宜民者為最其有弄虛文事鄉竭剝下奉上以要浮譽者考雖優必置下等并撫按官一體論劾至二十六年科臣曹大咸奏尚書孫丕揚創立掣籤之法人服其功第槩省而分東西南北則啓倖實擇籤而定用今于會則闢私門宜倣會試例設南北中三等使南人掣南北人掣北中人掣中則土俗民情既無扞格而卑官下吏又免販濫亦云當矣乃于三者之中又各分上下與酌才品分別議取如科貢有才望者亦令就上進士有物議者亦令就下已而部

覆議三等未便設東西南北四等籤或有起復調簡或值地僻缺孤或一時人浮於缺不妨于四等之中量掣附近以逼其窮而科貢考選之三名前者得與進士同其優缺其餘舉監仍與有議進士一槩抽選

是年又　諭吏部司官近來營幹濫人源既不清流豈能潔致選舉非人自後司員缺　令各部院掌印官擇舉聽吏部選用吏部官員待朕親自簡用著爲令又之吏部申明會舉之法　諭以科道不得會舉以其職司糾劾而九卿有推舉不當者令其從實糾

亘古哉　聖諭蓋慎簡有位與帝王怵惕之意同揆迨末年稍為倦勤章奏皮閣選擢壅滯考選之命致牘積不下吏部內閣屢煩催請以致九卿虛列州縣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轉或幸得一轉而又以原任掛議去者在籍者不無稍有約結之嘆于是仕風委靡相為唯諾媕阿愛惜情分規避歲月間有峻節危言者輒擯之為亢與雄奇斯弛者則鄙之為敗常言中其窾則苛求諸心而曰是有為來得其人則排詆其類而曰是植黨至于御史出差公行請乞親昵巧猾

者趨其近且利疎遠質木者得其遠且難即退而嘖嘖後言置不顧以紀法之宗首變常易敘若此過行取孫訪則先受寮約分部體訪凡少有意氣不入牢籠者一切預誣以不可知之事必使不與臺諫之選主爵者心知其寃姑從慰之以淸署淸署不足而添設之員加之于必不可添之地以故豪傑吐聲而揚揚得意者皆私人也往趦趄差潽不得携一物亦未聞御史領京師要人至數百金者後遂循以爲常至各差互相問遺而歸舟之一書悉潽麤之金寶此外

爲有謝獎有謝到家有候稱　命有候入　覲有饋

出訪單有饋爲郡縣者日經營奔走之不暇而欲無濫取于民守清白之規此勢之所必無也大槩惟風紀銓衡之司未盡公平故是非混淆賢不肖倒置如此釐而正之是有望于今日合而論之　國家用人之途蓋三變云徃在　洪　永間天造草昧士各以所長自奮毋問所從來時蓋有其人而無其格　宣正　成　弘文教大興士品乃定大僚鉅任多出制科之選而負奇韞珍者亦間緣他途以起時蓋有其

格而未嘗定其人。　嘉隆以來制科益重縉紳大夫十九其人其以貢科起者卽有長才異能多束于資不得表見時益格愈嚴而人始病論才者觀初制之始設而今病之若此術稍調停均節破拘攣之見恢登進之途意至厚也然竟未聞殊異之材足以越常調而稱意指者其故何也愚以為上之所以求與下之所以應者兩任其過云何以明其然也我　朝令甲郡國吏受職黃于監司而御史臺督察舉刺之詢。巖廊所寄耳目者也此之是非謬則盡謬矣今

監司御史臺既已抑科貢之士不得與制科齒斯見其人已潑憤無聊矣間有所論薦又皆權有力者不則夸毗而善為容者也不則有心計而能得上歡者也甚者且以苞苴結矣其忠誠朴緐之士一心營職固靦媚于上而事復有大謬不然者夫白黑不分則趨向不定今奈何以黑為白也白者安所勸乎愚故曰上過若天下之士厄于置科往往應以不肖之心恣肆而無檢且曰上固已限我矣我即偃僂而修繩墨而行無復之矣故通籍未幾輙挂吏議　國家之

于士非薄也以科舉者受郡邑以貢舉者受子弟假令與乘田委吏程顯較榮斯有間矣奈何薄之耶語云士必自重而後人重今且不自重也何以令上重邪愚故曰下亦過天下之人既以不用阻而上之人復名用而實阻之是以兩病今誠欲救民莫如審刺舉而毋眩于名何也刺舉者上所勸懲下者也而薦舉者不以實聞是掩僞也　國家開三途之典刺舉者藉以榮其私是借寶也愚請　詔監司御史臺自今有論薦務直致其情而實徵其迹受若職而怠

若事。雖制科有不赦之事。居其位而業其官則舉貢有異常之擢而其不然者非惟罪其人。且并罪其所舉之人。則有司不敢庇其私。而所舉足以當于用亦勵世磨俗之道也。然猶有說焉。國初考功令每歲郡國所貢士皆擇經明行修者入太學日課而月程之以次列其功能高者補諫議與科制參此與至重今太學養士之規稍稍廢怠士以貲至者直傳舍耳甚者掛名其中輒受職以去夫養之不重而用之不得不輕其勢然也且科制之士業已重其選而難

其進　上意固云吾以是羅天下士祭之何其不偏重哉重則難反反反之必格而不行勢固有然無足怪者至陞轉之資則　國初設官分六部以萬務而臺諫拂其逆責郡縣以六事而按察使糾其愆自大夫而下必三考乃進一階故官簡而事約而舉功久而就即冗官固鮮已自　宣德迄今額外添設冗[illegible]累百不督之勤功而爲之分責不已謬乎況入仕之途不清而多雜進之人經久之計恬不動于內而懷逆化之墊天下皆是也官添則缺廣缺廣則易轉倖

門一啓居官固志事至借限守以逃責事成務爭勵
而讓過是以士節不勵獄要不結集其文案可束牛
腰稽其實績僅同豈翅夫一人而牧十羊則職一羊
而用二牧則奪孔子議官事之揣老子若烹鮮之喻
良有以也中朝官冗濫未論姑言外服賦稅學校捕
盜治訟充伍百工之技郡縣之所得理也使縣精其
成府可逸矣府精其成省臬可逸矣省臬之職別勤
惰最廉貪予能而黜鈍者也事連兩郡而不相下害
出大豪而勢難搏則省臬當之今守巡之外別立數

衙皆高坐司署止以文移相維屬吏不率談議民不聞姓名不亦闊乎且遞年小官愈多而害民愈甚又官愈小則中無守外無覬而心愈益貪夫土之出粟不加多而官冗員日加益此民所以益困也抑非徒冗員也又苦代亟文中子曰成周之隆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長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教雖曰善治末由也矣古治朝邃闊未論論近事 國初臺省不甚通御史陞按察僉副或徑陞使久則入中臺爲左右都御

府久則陞布政使若參議又久則爲部侍故經綸者諳法令而牧循者練治體今臺省大通矣又爲小轉法春爲知府或僉事于南迨秋則副使矣又參議于北又春則參政憲使馳騖于東西矣其進士朴知縣事者率三歲而擢惟下僚以資格限者乃積歲不遷即行能高不振失遷代如是其亟也彼其視地方之瀕與若過傳類把之更于前視生民之困苦若馹馬肥瘠之經于目也即善政美意未效而去誰適爲治昔唐虞以來立賢無方往往有自下僚超上位者士

或起布衣即卿相何資格之拘繇雖方命尚日試可
遐或在僻尚日議能何苛細之責拘資格責苛細未
有能久者也官不久任雖堯舜莫治今持議之臣就
不曰久任然而任竟不能久者其故何也愚以爲督
在此二者今內外官循資而陞其等級太繁等級繁
則歲歷不給其勢固不能久又資及矣或有人而無
其缺勢且遞上資未及或有缺而無其人勢且速下
其勢亦不能久故官者如乘傳官人者如行籌是以
官狥人并爲官擇人者也人各有所長全才者寡

事盡善雖堯舜猶或難之而今以苛責于人舉一事未見端緒彈糾之臣伺察之吏已支目而覘其後故其勢亦不能久是必不責苛細不拘資格然後久任之法可得而議也夫久任者在超遷而責効者務持體

祖宗朝仕者誠知其人或先超遷而後久任以大厲其氣誠善其政或先久任而後超遷以大慰其心夫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不負其前之淹頃者臺諫以風聞言事自大臣以下毛拾細過攘袂奮擊即老成長厚者方且重足屏息噤不得施

用深計未效而指摘已及朞月未報而程督遽加何況州郡之吏得假便宜寬大法紓徐以俟其成安位而行其志乎如此而議久任是猶羈車之安行而策其騁也故持大體而後可以責實效無責備而後任可久矣然竊又有惑者今之議久任是而其所以久任者非也何則內官莫要于九卿外官莫要于郡縣之長都鄙之師故任事者宜久親民者宜久理煩治劇者宜久控扼要衝者宜久今則不然文學待從之臣獨久鮮有出試吏事者此輔弼所備猶有說也至

于中書舍人獨久而部屬或否王府長吏獨久而郡學或否文學傅士獨久而守邊將領或否又京朝官獨久而外官則否此所謂舛也夫循清秩美官人者之所悅也則以悅而久於閒職散官人者之所忽也則以忽而久至于任事親民關利害係輕重當劇處要衝則人多厭苦規避覬于速遷官人者以官狥人不爲官擇人顧宜久而反不能久不謂之舛可乎

太祖繼天立極官制損益與周所到任須知令遵守

下恤民　敕頒諸臣職掌醒貪簡要錄定爲三年初

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例當其時內外一體遞相流轉勞佚適均非畸輕重如答祿與權僉事也得補修撰趙瑁知府也石爲左諭德葛鈞之學士也由訓導與陳敬之吏侍王佐之侍講也由知縣起才宜外補郎編修翰學可以滯叅御史法當內遷郎都事知府可以戶禮侍郎濟堅典史也一朝而僉都不爲驟貴周丹新化丞也既晉而復習吏情以故官無離局無冗員朝不廢常民用寧宇益泱泱乎大備也哉延至　建文　永樂以及　熙　宣率由斯道久任

之岂史不絕書。弘正而後淵矣。夫仕者不期有成。假談速化。銓者虞其冗滯。無俟積勞。何以厝天下于登平也。嘉靖中御史楊順請復舊制。特惓惓閣學士徐階日政以時興。事以勢移。茲欲盡復九年之舊。恐未易行。第令非有資望者。毋輒議遷。非有大不得已者。毋輒議調。則通變道得。而久任意存。今之敘吏。大累因之。蓋亦因時行法之意。然治襄不如國初。何也。則似久而實未常久。遷而實未常超也。夫群天下吏。莫急于守令。藩臬為膺。撫按為尊。綦羅星列

以冀載　天子可謂盛矣董子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宣化者也　國家爲民擇官乃官爲身擇便一遇凋瘵不數月期轉調去耳盤錯謂何且先朝有增俸加秩軍民保留事例邇年以來軍民詣闕保留者幾人增秩超陞者幾人前是孫丕揚薦二守臣補少卿稱容谷是首焉近西平丞王藻署遂平有聲百姓願保爲縣正敬之者慮尾大不掉竊聞民爲邦本奈何目爲尾乎昔學士陳以勤常議郡縣職慢貪殘數月覺露即繩以變法其官箴不失未有卓

越可見者三年定去留其紫巳愛民善政在人耳目者及大計撫按疏聞部核不謬請褒如例　諭凡久任率以六朞爲期一體超陞至于民心至公原不容强有保留保陞者覈實陞留夫然則爲官者不屑瑟於旦暮可稱之功而期于久道化成不以簿書期會爲爾繩而以深仁厚澤爲固結天下多賢守令矣其在藩臬職司銓轄觀察一方或總理于内或分理于外體統綱維所係甚切陞遷太驟亦不免草率爲弊滋多昔胡世寧疏議府尹左布政使稱職者宜留久

任選陞六部侍郎不必更陞巡撫以致遷徙不常不得盡心民事布按二司宜照　弘治以前例遷陞副副陞使使陞左藩議陞政政陞右藩不必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不一虛曠歲月至分巡僉事初制九年改道後因屢改官不省事民不堪官利獘注而誰何今宜于考滿日方許改道仍覈其治狀爲殿最其兵備提學推才力相應者先陞僉後加副勿移地方令久任事制責其成功年深勞著者提學陞少卿祭酒兵備陞各邊巡撫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稱

者就行調降㑹姑息如是則藩臬皆稱其職而屏翰固紀綱振矣其在巡撫宣德意布詔條莅官固圉職司最重必歷年久故家視國子視民殊勛烏奕脫建鈐未幾謬膺拜書無輸送往尋居百姓苦之縱抱忠節負才猷設施安可竟乎何孟春疏云巡撫受任往往不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諳地方得其人而人莫與處功垂成而來者交籍事未集而謀者已更其又不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恐六條未及舉刺庶務未及興革席未煖而麾已非故欲行久任

于外宜從巡撫始擇之于先又之于後　賜予以示褒削奪以示辱則彼之得又其任者于地方有宏裨也若乃邊疆之臣鎮綸所寄保障尤不可一日乏人倘屈指爪期郵傳官舍虜情未諗其虛實地方誰關其利害盛時遷日惟無久任是以無固志惟無固志是以無實功故各邊有司亦以三年兩考比內地加等優遷有出奇料敵者以軍功陞用若才可當大任即畀以兵備巡撫仍完事如舊曾撫歷邊九年忠猷顯著即入補冢宰登端揆示優寵則邊才可用邊効

可臻長城固于覆盂巳若乃河堤之使非兼才也以暫任之河臣荷千百年之長計籌未當而身已去身纔去而事復敗矣昔周忱宋禮皆經營數十年功施到今則久任責成又安可在守令諸臣後也或者曰合天下之官而皆久任也則新進者孰與陞授停缺者孰與塡補得無有窒礙難行者乎是不然按今仕版京堂官約一百二十餘京司官約五百方面官約四百進士候選者三年約三百進士爲州縣止府佐及舉人官除京司者約二百三年之間共約一千五

百員歲准其益數計合消一百餘員以一千五百人歲得廩黜十故百餘消息之數亦自然之勢也復慮才湧自無以居之不為久任長使之法或數轉以申情或稍簡以勝缺或添注增設以疏任而士無固志雖欲痛裁奔競不能隱斯確論也況所謂久任者又非人盡久也第舉其聲名籍甚者激勵其餘而已夫士自選舉而來豈其不賢待聽其賢而弗克終也今歲一舉刺三歲一黜陟而要之有終某清某慎某勤曉然知實跡所在而非捕影憑虛尤必親試而覆再

三咨詢使久者皆嘗其才而不才者一日濫竽不可得又安能久忝在此位也夫考之仕版既可以盈補虛而伸縮任其通融嚴之黜陟又可以黜待陟而選銓何至冗踏安恩其窒礙難行也哉抑又有說焉超擢所以濟久任也其治行高等者吾超擢焉既超矣而久任繼之其治行方著者吾久任焉既久任矣而超遷繼之至中才之士淹歷日久亦必計其年勞而擢之三者均齊則人心整一安意所事而後可以久任也嘗觀我 太祖曰任人之道大小輕重各適

其宜若委重于輕是以棋楯爲梁棟委小于大是以鍾庾盧斗斛服斯言也則今所謂久任者又嘗隨才器使宜簡宜繁宜邊宜腹然後得以展布所長無苦其所不足而任亦可久矣噫建云久任與超遷稱爲流通補助愚謂精超擢均資敘知人善任又久任超遷之一補助也慎斯以往治與虞周比隆可矣即天道久邪何以加焉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六終